杜詩批解 八

共十冊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五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鶴】曰唐自天寶之亂民不得其居處者甚多公曰茅屋為秋風所破遂思廣廈千萬間之庇其為憂國憂民之念至矣

八月秋高風怒號【修可】曰莊子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唯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也卷我屋上三重茅【師古】曰秋者肅殺之氣兵革之象也茅屋所以覆庇人所依託焉既為秋風所破則無以自庇甫以嚴武鎮成都遂往依之不幸武卒郭英乂代武為節度甫由是見知英乂託以為庇焉無與楊子琳栢正節二刺使相善崔旰殺英乂併攻楊子琳栢正節是卷三重茅之比也茅飛渡江灑江郊灑一作滿【師古】曰謂楊子琳栢正節蒼皇竄走也高者挂罥長林梢【鄭】曰罥古犬切【師古】曰謂在位賢者逃于林野也下者飄轉沉塘坳【夢弼】曰坳於交切地不平也師古曰喻下民墜於塗炭之苦也南村羣童欺我老無

職

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

不得之輩以我國家師老而莫能為之敵所以盜吾曰南明也村鄙也童無知也明明鄙野無知

土疆賊吾善良故令狐潮說張巡曰本朝危蹙兵不
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
顏真卿食盡援絕棄郡渡河於是河北郡縣盡陷賊
豈非對面為盜賊也竹節制也公然抱茅入竹者祿
山與顏杲卿袁履謙緋袍令與假子守土門所謂抱
茅節制者也杲卿謂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竊荷
恩寵何事而乃反乎祿山怒縛之節解而罵不絕張
巡保睢陽使南霽雲諸賀蘭進明告急賀蘭無意出
援且張樂以大享霽雲截指示信竟不食而去豈非
呼不得也【師古】曰南村羣童以譬崔旰之徒欺我老
無力喻代宗老師崔旰輩無忌憚焉恣為殘暴公然
抱茅入竹去謂擾其茅土也脣焦口燥呼不得時代
宗号令不行召諸道之兵無有應者是以避吐蕃之
亂跳而幸陝令崔旰反雖遣使誥諭豈能止其侵暴

【趙】曰曹子建詩來日大難口燥脣乾

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

眉

色師古曰甫依託三子以為覆庇如茅屋然今三子為盱所攻是失棲托是以倚杖有所嘆息時朝廷遣杜鴻漸討平蜀乱故盱兵稍定是以有俄頃風定之喻也然盱雖定蜀中乘隙而叛者不一如渝州開州並殺刺使殺氣猶盛是以有雲墨色之喻也

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卧踏裏裂夢弼曰惡烏路切師古曰英乂為政刻薄無溫煖之惠如布衾然嬌兒比崔盱盱乘士卒怨背舉兵以反而蜀中大亂豈非惡卧踏裏裂之譬乎學堂曰惡卧言蹴踏不穩也

床床屋漏無乾處夢弼曰梁簡文帝風詩客舍床床漏無復容人宿

雨脚如麻未斷絕師古曰屋漏無乾處非特甫無所庇蜀民皆失所依故也雨脚未斷絕謂反者繼而起也按集有詩云前年渝州殺刺使今年開州殺刺使是也

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廈千萬間趙曰白樂天詩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然近乎戲語豈有萬丈之裘乎若公言千萬間之廣廈自有深旨

大

庇天下寒士俱歡顔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死一作意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鶴曰按史永泰元年八月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冦邊是時公在雲安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師曰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喻夫也出也還也月半也盖子美旅泊巫山中秋見月心念還歸甫題云八月十五夜月又言明鏡而不言破鏡即非殘月言雖有歸心而大刀折則未能還也夢弼曰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趙曰公自謂也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洙曰月中有白兎以其明徹故可數秋毫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

刁斗皆催曉[夢弼]曰刁丁聊切洙曰刁斗軍營中擊之以警夜者蟾蜍且自傾

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鶴]曰按公永泰元年初秋至雲安當是其年作

寒花開已盡菊蘂獨盈枝舊摘人頻異[批]只一頻字而上下二三十年無不可感與去年明年語別故知作者用心之苦語不在多[趙]曰言舊時摘採菊花之人頻改易而不同也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裌[夢弼]曰裌右洽切說文無絮衣也山擁更登危[洙]曰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禳災厄[澤堂]曰地偏而不及造衣九月方裌眼山擁爲嫌更登險峻皆不平之意萬國皆戎馬[鶴]曰謂其時僕固懷恩及吐蕃回紇入寇也酣歌淚欲垂

雨 [鶴]曰公以永泰元年至雲安明年方遷居夔州郭其年秋旱當是在雲安作

行雲遞崇高 [洙]曰盖雲行則施雨 [弼]曰遞徐禮切更易也 飛雨靄而至 [批]古意精語

潺潺石間溜 汩汩松上駃 [鄭]曰駃跡史切馬行疾也 亢陽乘秋熱 百穀亦已棄 [洙]曰陽過亢則旱而歲無望矣 皇天德澤降 燋卷有生意 前雨傷卒暴 今雨喜容易 [趙]曰雖雨而速止是謂倉卒及悠久而降斯謂容易 [夢弼]曰謂霡霂之雨也 不可無雷霆 間作鼓增氣 [夢弼]曰間居覓切 [澤堂]曰易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言雷霆亦增人物之生氣也 佳聲達中宵 所望時一致 [洙]曰以應期也 其清霜九月天 [夢弼]曰豳風九月肅霜 彷佛見滯穗 [洙]曰詩遺秉滯穗伊寡婦之利 [澤堂]曰如見秋稼 郊扉及我私 郊扉一云栽耘 [夢弼]曰詩遂及我私 我圃日蒼翠 恨無抱甕力 庶減臨江

贅[批]謂臨江而贅抱甕之力[朱]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夫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夢弼]曰峽内無井買江水而飲今甫寓居于此因雨而喜賺幾省臨江買水之費也

長江二首

[鶴]曰按瞿塘在夔州東一里而雲安在州西百三十里盜賊指崔旰是永泰元年作

衆水會涪萬[朱]曰涪萬峽中二郡名瞿塘爭一門[朱]曰瞿塘為三峽之門

朝宗人共挹[夢弼]曰禹貢江漢朝宗于海盜賊爾誰尊[趙]曰人以其朝宗所共挹取若盜賊者敢犯順為不義將欲使誰尊爾乎

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師]曰巴東有灧澦石高二十丈許秋至則繞如馬猿緣蘿垂而飲水

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翻[澤堂]曰恨不如波浪之飛翻也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臨一作深[趙]曰言水之必東也衆流歸海

元

意 澤堂曰同上意

萬國奉君心。色借瀟湘闊 趙曰瀟湘在潭州三峽之水下入洞庭與瀟湘相遠故云色借也

聲駈灔澦深 深一作沉

未辭添霧雨 趙曰江海不讓衆流以為大雖霧雨之微亦可添溢其流

接上遇衣襟 遇當作過 批 接上不可曉

趙曰舟中之人接於其上先經過於衣襟間也此是微雨之作宲道其事耳 澤堂曰水氣已過衣上不辭霧雨沾濕者以此也

奉漢中王手札 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帝之子汝陽王璡之弟按本傳肅宗詔収羣臣馬助戰瑀與魏少游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今將出峽歸京作書報公而公復以此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 洙曰王代宗之叔父也

剖符來蜀道 歸蓋取荊門 洙曰夷陵有荊門山其狀如闕然 夢弼曰謂車蓋自荊門軍出陸取道而歸矣

峽險通舟過江長注海奔 夢弼曰謂蜀江通海也 澤堂曰通舟僅過之意

主

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夢弼曰主人指為郡之人時王在中途借名園以過夏也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希曰左思吳都賦云矜其宴居則朱服玉饌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夢弼曰謂名園之景物也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翻洙曰海賦驚浪雷奔駭水迸集趙曰言秋水稍定不復見駭浪入期朱邸雪洙曰唐制諸侯各置邸京師故有邸吏朱邸言邸有朱户以冬為入期故言雪朝傍紫微垣洙曰晉志紫宮垣一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所居也澤堂曰朝會當傍紫微枚乘文章老趙曰梁孝王時枚乘在諸丈士之間年最高夢弼曰甫自比也河間禮樂存洙曰漢景帝時河間獻王德修禮樂被服儒術夢弼曰以比漢中王也悲秋宋玉宅趙曰宋玉宅在歸州言王在歸州又如悲秋之宋玉也夢弼曰甫自喩其感時也失路武陵源洙曰見如逢武陵路註夢弼曰甫自喩其避亂也淹薄俱崖口夢弼曰謂時與王俱在峽口也東

西異石根 [夢弼]曰謂時與王東西相望也 夷音迷咫尺 [洙]曰楚俗語多夷音 鬼

物傍黃昏 傍一作倚 [洙]曰蕪城賦木魅山鬼 昏見晨趨 [夢弼]曰謂其地之僻也 犬馬誠

為戀 [洙]曰曹子建表不勝犬馬戀主人情 [補]曰謂今王入朝甫寧無犬馬之戀也 [夢] 狐狸不

足論 [杜]此狐狸何謂 [洙]曰張綱傳豺狼當途安問狐狸 [浮堂]曰必有指 從容草奏罷

宿昔奉清罇 [夢弼]曰言王奏事既罷必侍宴于天子以奉宿昔之歡也

石硯 [公自註]平侍御之硯也 [鶴]曰梁權道編在永泰元年雲安縣內 [夢弼]曰江州記興平縣蔡子地南有石穴深二百丈許石色青堪為石硯

平公今詩伯 [希]曰張植語友人曰二陸乃今詩伯也 秀發吾所羨奉使

三峽中長嘯得石硯 [夢弼]曰晉謝琨長嘯却胡騎時三峽擾亂平侍御持節出使以靖其亂長嘯雍容不勞智力因得石硯以歸 巨璞禹鑿餘 [夢弼]曰禹鑿龍門以疏河疑此

石乃禹所鑿之餘也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
坳各盡墨泳曰坳硯穴也聯坳謂雙穴相并各盡墨謂盡墨力所謂發墨也多水遞
隱見邉曰謂硯石溫潤出水也夢弼曰見讀去声澤堂曰兩坳水互隱見注墨此是別製不知如何
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趙硯大難置几案類擣衣石比公頭上
冠貞質未為賤趙曰平公為侍御故云頭上冠者獬冠也獬豸一角𧤗而能觸邪此石質
剛正可以比之也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宴夢弼曰謂侍以以供其用也
公舍起草姿夢弼曰起草謂知制誥也希曰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章起草不遠明
光殿修可曰明光漢殿名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眄夢弼曰謂此硯致之
于明光殿禁中丹青之地以起草得天子之顧眄恩遇非常也
三韻三篇鶴曰此詩當是永泰元年作盖以代宗信任元載魚朝恩廣德永泰間其

真　東

擢特盛此詩譏當時輕於趨附者師謂末篇指牛李用事官曹混濁恐未必然【補註】此六句法但可放言遣懷不可寄贈【畢注】曰唐中葉多權要杜公骯髒常不遇此作不知何時為何人作也必欲牽合以實之則謬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着磊落士，不肯易其身。【師】曰高馬長魚有異於類尚不可輕況拔萃之士嘗晦其跡其可以被褐輕賤之乎

蕩蕩萬斛船【夢弼】曰蕩蕩廣大貌【趙】曰釋名曰船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艇而趙五虎造萬斛之舟今取其大者以比興也影若揚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趙】曰推牛所以享衆功至於用牛則人徒之衆可見船之大又可知舊註謂以牛祭非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洙】曰言才大不可小用也【趙】曰得大風而後飽其帆也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 師曰晉政多門謂政出於不一小人自同調小人挾私互相黨同也 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師曰玄宗之時牛李用事官曹混濁祿山一武夫而求平章事倘遇英明之主澄汰闒冗則斯輩也直附之一笑耳

諸將五首 鶴曰此詩雖言天寶十四載以來諸將之事而詩云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則是史朝義死後河北猶有未歸者永泰元年秋在雲安作

漢朝陵墓對南山 朱曰張孟襄七哀詩北印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 胡虜千秋尚入關 夢弼曰謂安祿山之亂也 澤堂曰園陵有神胡虜弄入乃將帥之罪也 昨日玉魚蒙葬地 朱曰西京雜記長安大明宮宣政殿初就每夜見數騎衣鮮麗游往其間高宗使巫祝劉明奴王湛然問其所由鬼云我是漢楚王戊太子死葬於此因宣詔與改

葬鬼曰今在殿東北入地丈餘我死時天子歛我玉
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以事
奏聞有勅改葬及發掘玉魚宛然見在 **早時金盌出人間** 早時一作今朝[夢弼]曰金
盌當作玉盌但避玉魚字故改作金盌南史沈炯傳
炯自初明為魏所虜常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
之陳已思鄉之意其略曰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
玉盌遂出人間[趙]曰此四句所以激怒諸將也漢朝
天子之陵大臣之墓自以對南山千秋萬歲之固矣
及胡虜入關不無侵掠矣[澤堂]曰早時昨日言封陵
不久而見掘 **見愁汗馬西戎逼** 見去聲[夢弼]曰 **曾閃朱旗北斗閑**
[朱]曰謂吐蕃自河隴陷京師也[趙]曰前既有胡虜發
掘陵墓今河隴繼有吐蕃之難而諸將曾不知速来
長安為禦戎之畐也長安號北斗城[夢弼]曰或曰閑
一作殷謂子美父名閑不應用閑字然按集又有翩
翩戲蝶閑過慢之句豈非臨文不諱之義乎[澤堂]曰
西戎方逼厭見汗馬仍憶昔日都城軍容之盛也○
閑作殷為宜如後漢書朱旗絳天言能使北斗色殷
也閑字沒意義過慢之閑字亦非一本作過閑慢正

東

與下急湍作對意境亦的關守乃詩家恒用不應全集只見二字舊説稱避諱者良是 多少材

官守涇渭五 朱曰漢書材官騶張皆武臣也 澤堂曰守渭軍無多 將軍且莫破愁

顏 趙曰為將軍者當以防寇為念且莫破愁顏而為樂也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 希曰三受降城在唐豐州九原郡景龍三年韓國公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蓋欲絕虜道也其後反與回紇和親資其兵同討安史公所以致諸君何以荅外平之恨 趙曰漢書匈奴自稱為天之驕子而回紇者匈奴之種也故亦稱天驕

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朱曰言築城以備蕃寇而蕃反為唐平難也 趙曰至德元載郭子儀以朔方安西回紇等兵討安慶緒其後回紇恃功侵擾中國此公所以歎也

胡來不覺潼關隘 朱曰謂祿山陷關也 趙曰潼關非不隘也而胡來不覺其隘蓋以失守也此譏舒翰之敗也

龍起猶聞晉水清 朱曰謂肅宗起於靈武也 趙曰

河北者晉地也乃安賊所起之地肅宗龍飛而晉水復清[釋]曰肅宗即位黃河清三卜里晉陽乃唐業所自起也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荅升平[釋]曰致升平以報荅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沫]曰曹子建詩洛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休道秦關百二重[趙]曰漢紀秦形勝之國也帶山阻河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註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覓堯封[趙]曰滄海指山東薊門指河北言為盜賊所陷也

朝廷衮職雖多預一作誰爭補[趙]曰罪朝廷之臣不能補衮也[夢弼]曰謂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天下軍儲不自供[趙]曰言郡國不修貢賦須上求索而供也稍喜臨邊王相國[沫]曰王縉也[希]曰王縉自侍中拜河南副元帥又拜盧龍節度使故此篇首以洛陽言河南即洛陽時為安史所破肯銷金甲事春農

西首扶桑銅柱標趙曰馬援南征建銅柱標以勒功冥冥氛祲未全

銷越裳翡翠無消息洙曰前漢西域傳贊孝武之世觀犀布玳瑁則建珠崖七郡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師古註云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南

海明珠久寂寞洙曰賈誼傳交趾土多珍異產明珠翠羽犀象玳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師曰子美嘗有自平宮中呂大一南海收珠千餘日之句盖大一為廣州使舉兵叛故翡翠明珠久不貢朝廷說者多引此詩以解大一之事

殊錫曾為大司馬洙曰東晉石勒侵阜陵詔加王導大司馬假以黃鉞出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總戎皆插侍中貂洙曰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也師曰言將帥微功皆居高冠也趙曰此深責諸君徒享高爵厚祿而不能輸忠者也故有下句[illegible]曰字對炎風朔雪天王地只

在忠良翊聖朝忠良一作忠臣趙曰公以莫非王土當修職貢必欲其來在忠臣翊贊天

子而已矣

錦江春色逐人來【趙】曰此篇專言嚴武也公以去年夏離成都而今年至夔初見春焉故云逐人來

巫峽清秋萬壑哀【趙】曰公至夔初見秋也【澤】【堂】曰人指嚴武武來時春色亦好武卒而巫峽清秋尤覺衰愴此即雪山輕重之義註非

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趙】曰嚴武鎮蜀辟公為參謀望鄉臺在成都之北時公憶往時曾隨嚴僕射登此臺迎中使也

主恩前後三持節【洙】曰按武傳兩鎮蜀一刺綿州

軍令分明數舉盃【夢弼】曰數色角切【草堂】曰軍令分明不妨舉盃之頻數

西蜀地形天下險【夢弼】曰左思蜀都賦臨谷為塞因山為障一人守隘萬夫莫向

安危須使出群材【趙】曰安危則安其危也公於八哀詩詠武曰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正此意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

删

作二首【趙】曰房琯字次律河南人【鶴】曰房以廣德元年死於閬州而摧瘞于彼二年春

晩公有詩別其墓今詩云孤魂久客間則此詩作於永泰元年

遠聞房太守【趙】以其貶漢州刺史稱之曰房太守正是恨意五字能言人所難言改為太尉

誤矣【趙】曰舊本作太守非善本作太尉蓋琯適漢州刺史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不應呼之為太

守也【鶴】曰太守作太尉是此詩前今已有別房太尉墓詩不應今反稱太守若止以漢州太守死則詩又

不應言安石竟崇班歸葬陸渾山【□】曰伊洛間有陸渾山昔辛有適伊州見被髮而祭者言

此地當夷後為陸渾之戎所有山因而得名一德興王後【趙】豈玄齡後耶【□】曰同德以興

王業也伊尹咸有一德孤魂久客間【夢弼】曰謂琯客死于閬州也【粹堂】曰後非後裔之後

也言房公以一德輔佐中興之後貶謫遠方以卒務為久客孤魂也孔明多故事安石

竟崇班【□】曰蜀志陳壽與荀勗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二十四篇以進謝安薨帝三日臨于

朝堂賜東園秘器朝服贈太傅謚曰文靜師曰孔明多故事喻房公奏議可為朝廷典故安石竟崇班喻房公死後竟追賜褒崇之也

他日嘉陵淚鄭曰嘉陵江名

仍霑楚水還趙曰房之喪自閬州起發則由嘉陵江而下也蔡寬夫詩話云唐書房琯傳上皇入蜀琯建議請諸王分鎮天下其後賀蘭進明以此說之肅宗琯坐是卒廢不用世多憫之予讀司空圖房太尉漢中詩云物望傾心久寬渠破膽頻註謂祿山初見分鎮詔書撫膺歎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無能畫此計者蓋以秉與雖播遷而諸子各分統天下兵柄則人心固所繫矣未可以強弱爭也今唐史乃不載此語圖博學多聞嘗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來夫琯雖不見用而當是建言有關於利害豈可廢哉惜乎史臣不能為一白之也後村詩話子美與房琯善其去諫省也坐救琯後為哀挽方之謝安投贈哥舒翰詩盛有稱許然陳濤斜潼關二詩直筆不小恕或疑與素論相反余謂翰未敗非子美所能逆知琯雖敗猶為名相至於陳濤斜潼關之敗直筆不恕所以為詩史也何相反之有王

丹旐飛飛日，初傳發閬州。風塵終不解，趙曰時吐蕃未息也 江漢忽同流。批死生成敗難言之情觖望之痛居然短氣 趙曰靈櫬所經者江與漢也 澤堂曰逝者如斯云尒非指所經也 劒動新身匣，新一作親 批新身親身皆不雅必誤 書歸故國樓。夢窩曰故國指東都也 盡哀知有處，為客恐長休。夢窩曰休假 趙曰此因遠送靈櫬之歸有感而言也

別常徵君 鶴曰永泰元年冬在雲安作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批白髮少寒衣寬為句 趙曰以病瘦之後故衣寬而總長大也 故人憂見及，夢窩曰故人指徵君見及猶云訪及也 澤堂曰見常君憂及於我 此別淚相忘。趙曰離別而俱不能淚所以成相忘也 澤堂曰不自知淚下非無淚也 各逐萍流轉，夢窩曰海賦萍流而蓬轉 来

書細作行

近聞【鶴】曰永泰元年子儀與回紇定約吐番聞之夜引兵遁時作

近聞犬戎遠遁逃【趙】曰指言吐蕃也牧馬不敢侵臨洮【蔡】曰臨洮郡名賈誼過秦論胡人不敢南下牧馬渭水逶迤白日靜隴山蕭瑟秋雲高【鶴】曰華州有渭津關隴山按唐志在渭州西南隴山有六盤關有吐番會盟壇今渭水與日俱靜隴山共雲自高則可見其無事矣崆峒五原亦無事【鶴】曰崆峒山古原州岷州五原謂監州此亦指關隴而言時吐蕃歸國故曰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趙】曰突厥通好也或曰回紇等不附吐蕃亦遣使中國其說亦是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夢符】曰按唐吐蕃傳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贊普【趙】曰先帝昔嘗和親以公主嫁贊普【鶴】曰通鑑與新舊史皆云永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臣元載杜鴻漸與蕃使同盟于興

唐寺吐蕃使亦云而皆不載請和之辭意是後來末
親而史失書之【夢弼】曰唐書贊普遣名悉蠟奉表言
甥先帝亦稱舅顯親也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外舅郭
璞註謂我舅者吾謂甥然則亦宜呼婿謂甥孟子曰
帝館甥于二室是
也【澤堂】曰諷詞

遣憤【鶴】曰永泰元年子儀與回紇再盟藥葛羅
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
俱殺吐蕃於靈臺西原萬計又破之於涇州於
是回紇胡祿督等二百餘人入見前後贈賚繒
帛十萬匹府藏空竭稅百官
俸以給之此以為可憤也

徵

聞道花門將【師】曰回紇之將也 論功未盡歸 自從收帝里【趙】曰長安也 誰復總戎機 戎一作兵 蜂蠆終懷毒【洙】曰左傳君無謂邾小蜂蠆有毒況國乎 雷霆可震威【洙】曰賈山傳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趙】曰大意以回紇助討史朝義恐其恃功難制欲早加威以絕止之 莫令鞭血地 再濕漢臣衣【師】曰回紇以兵

助討賊其後恃功桀驁故蜂蠆終懷毒欲帝震之以威無使彼再陷京闕也漢書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澤堂〕曰鞭血地恐別有所指若謂是禁中則粗惡矣或云收京後葉護爭廣平見禮鞭殺從臣指此事似是

鄭典設自施州歸〔鶴〕曰太典典設局典設四人從六品下掌太子湯沐灑掃鋪陳之事褒見以附李輔國貶施州移澧州而大曆二年自澧州拜左僕射則是詩當在永泰元年冬作

吾憐滎陽秀〔夢得〕曰滎陽乃鄭氏之郡也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出處一作所出不肯妄行役〔沫〕曰言其以義而動也旅玆殊俗遠竟以屢空迫〔沫〕曰顏淵屢空〔夢得〕曰空去聲南謁裵施州氣合無險僻〔夢得〕曰謂與裵義相投合不以險阻為僻也攀援懸根木〔夢得〕曰援于元切登頓

入矢石批矢石意別入矢石謂石之如虎也暗用李廣事不言虎而言入矢政是詩中用事之妙

朱曰言險阻也青山自一川夢弼曰言險阻既盡慶施州別是一平川也城郭洗

憂慼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悦懌其俗則純朴則一作甚不

知有主客温温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夢弼曰言施州為人温恭待客有禮得古人風也勑廚倍常羞杯盤頗狼藉時雖屬喪亂事

貴賞匹敵賞一作當夢弼曰匹敵言以類相求也惟賢者乃得待賢兹固可稱賞也晁錯傳人情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

務隙夢弼曰義施州之好學事務閒暇乃讀書也他日辱銀鉤森踈見矛

戟夢弼曰甫嘗辱施州之書因義其字體交連勁曲若銀鉤然筆力快利森森如矛戟也書苑歐陽詢尤工行書森然如武庫矛戟按集李潮小篆歌快劍長戟森相向是倒屣喜旋歸朱曰蔡邕

倒屣而迎王粲[夢弼]曰甫喜鄭公之歸故遽然而出迎也畫地来所歷来一作求[鄭]曰畫去
聲[夢弼]曰莊子畫地而趍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
列郡宜競借[夢弼]曰借咨昔切假也刺史指施州以比寇恂也[洙]曰後漢寇恂從光武至潁
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夢弼]曰策
謂杖也甫聞施州之風義亦欲杖策而一謁也渚拂蒹葭塞一作寒嶠穿蘿蔦
冪[舊]曰詩註蔦一名女蘿故合而言之曰蘿蔦冪冪如伍子胥冪面之冪[夢弼]曰冪莫狄切此身
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洙]曰顏延年詩改服飾徒侶首路跼
險難[夢弼]曰謂命駕啓行也強飯取崖壁[夢弼]曰強共兩切飯扶晚切衛皇后傳強飯勉
之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洙]曰言非良馬也[修可]曰馬援銅馬相法曰汗
溝欲深長漢書曰大宛國多善馬汗血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

平肩輿前途猶準的[批]忽轉入車馬政似無說翩翩入鳥道[師]曰鳥道謂飛鳥之道盖言高險也庶脫蹉跌厄[夢弼]曰蹉倉河切跌徒結切甫歎無快馬以備行役不若肩輿為穩庶免蹉跌之厄然此亦託諷朝廷所用皆非良才是以有傾危之禍也[澤堂]曰註意似是盖施州路險此詩以冒險為主而言忽及車馬似因此起論

寄裴施州[洙]曰春秋時巴國界秦昭王置黔中郡梁改為施州[鶴]曰按史裴冕廣德初克山陵使附李輔國表輔國所昵術士劉烜克山陵使判官烜抵法冕坐貶施州刺史永泰元年冬作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批]若無苐三四句下詩兩語必笑金鍾大鏞在東序[洙]曰禮樂之所在也[夢弼]曰詩賁鼓維鏞大鍾曰鏞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鍾鏞以言至和所自出東陽位也氷壺玉衡懸清秋[批]物色品目自高語

亦峻直篇內得此自別【洙】曰氣宇之清徹也【夢衍】曰
文選清如玉壺氷書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玉衡
正文之器非
特氣之清也
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為客寬邊愁堯
有四岳明至理【夢衍】曰四岳義仲義叔和
仲和叔掌四岳之官也
漢二千石
真分憂【洙】曰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師】
曰甫以堯之四岳漢之二千石比裵施州也
幾度寄書白鹽壮【杜】一句未
了接一句
苦寒贈我青羔裘【趙】曰
白鹽
夔州山名此言裵寄書來夔又贈之以羔裘也【雪堂】
曰此杜句法結句亦然無此二句則便是呂黎體矣
霜雪廻光避錦袖【夢衍】曰言
裵之義也
蛟龍動篋蟠銀鉤【夢衍】
曰言
書之妙也晉索靖論草書狀宛若銀鉤【洙】
曰言所惠之書如龍蛇銀鉤屈蟠交連
紫衣使者
辭復命辭一作辟【杜】此其雜亂之無序
者辟復命不可解作辭字是
再拜故人謝
佳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趙】曰言我
將老而免

憂子孫無他以後来之人相接有襲君諸子才華之盛羨矣［擇堂］曰得裒幾老子孫不憂況接才華於書札中乎此句乃總結上句寄書贈裒兩意

荊南兵馬使太常卿趙公大食刀詞［夢弼］曰大食國名［鶴］曰永泰元年冬崔旰反時蜀中大亂故趙公刮寇至夔夔隸荊南節度也

太常樓舡聲嗷嘈［洙］曰漢武鑿昆明池始製樓舡上建樓櫓盖官有樓舡將軍問兵刮。寇。趍下牢趍一作趨［夢弼］曰十道志三峽口地曰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畛［趙］曰由此以上至夔故曰趍下牢當是永泰元年冬崔旰反趙自荊南来禦寇駐于白帝公是冬在雲安與之相遇牧出令奔飛百艘［批］牧出令奔語拙［夢弼］曰牧州牧也令縣官也牧出令奔言同赴軍事也艘舡也猛蛟突獸紛騰逃［夢弼］曰時朝廷以趙公為兵馬使刮平寇亂於荊南州牧縣令各以舟師會于下牢兵處可畏雖猛蛟突獸亦為之迸竄也白帝城寒駐

錦袍夢弼曰白帝城即魚復縣地時趙公駐兵于此玄冬示我胡國刀澤堂曰玄
冬字重壯士短衣頭虎毛夢弼曰短衣楚製也頭虎毛謂首蒙虎皮也趙公命將士
持此刀以示甫也洙曰莊子說劍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曼胡之纓短後之衣憑軒拔鞘天
爲高夢弼曰鞘所笑切刀室也拔刀於鞘天亦為聳避蓋言其刀之長也翻風轉日木
怒號夢弼曰號讀平聲大叫也皆言刀有可畏之狀也冰翼雪淡傷哀猱雪一
作雲夢弼曰翼張貌冰翼雪淡言刀色之白猱性畏刀故云傷哀猱也鶴曰猱奴刀切鷁錯碧
鸊鵜膏夢弼曰鸊步歷切鵜田黎切水鳥也鸊鵜之膏可以塗刀令勿生鏽也澤堂曰碧鸊
所盛膏也鋩鍔已瑩虛秋濤鋩鍔一作鋩鋒洙曰王褒頌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
鋒越砥斂其鍔註鋒刃芒端秋濤言其色之澄徹如此鬼物撇捩亂坑壕夢弼曰撇
匹蔑切捩練結切撇捩疾避貌言鬼神見之亦辟坑壕而退避也蒼水使者捫赤絛

紙

杜註引搜神記非也夢弼曰今以趙公之刀比蒼水使者之刀也吳越春秋禹登衡岳血白馬以祭夢見赤繡衣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曰聞帝使文命于斯故來候之洙曰搜神記曰秦時有人夜渡河見一人丈餘手橫刀而立叱之乃曰吾蒼水使者也

龍伯國人罷釣鰲 夢弼曰使龍伯國人見是刀亦當罷釣而避之也洙曰列子湯問篇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鰲

芮公回首顏色勞 杜龍伯國人罷釣鰲本不切直形容此刀一出海怪盡絕然芮公回首又顏色爲勞語殊不佳洙曰芮公荊南節度使也鶴曰按史荊南自廣德至大曆皆是衛伯玉爲節度使則衛公非芮公也恐衛訛爲芮也然王兵馬使二角鷹詩亦云荊南芮公得將軍又何也師曰是趙芮公未知何爲本澤堂曰以趙公賢豪故芮爲之回首

分閫救世用賢豪 洙曰分閫謂閫內事寡人制之閫外事將軍制之賢豪趙公也

趙公玉立高歌起 希曰桓溫表抗節玉立誓不辱死

攬環結佩相終始 澤堂曰以劍誓心

萬歲持之護天子得君亂

絲與君理 [洙]曰隱公四年傳衆仲曰以德和民不可以亂猶治絲而棼之 [澤堂]曰高勃海令諸兒各理亂絲以觀之佯抽刀斷之曰亂者當斬黃山谷詩云理君亂絲須孟勞皆用高語孟勞劍名也

蜀江如線針如水 呂[杜]即水如針 荊岑彈丸心未已 [夢弼]曰越公以是刀可為天子理治亂民雖甕彈丸之封其心未已因言蜀江如線其水如針足知荊岑之地為至小未足以賞趙公之大功也

賊臣惡子休干紀 [夢弼]曰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

魑魅魍魎徒為耳 [洙]曰宣公三年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山澤川林魑魅魍魎莫能逢旃註魑山神獸形魅怪物魍魎水神也

妖腰亂領敢欣喜用之不高亦不庳 [鄭]曰庳音婢又音卑 [夢弼]曰潘岳射雉賦揆懸刀騁絕伎如輕如軒不高不埤埤與庳字通用

不似長劍須天倚 [杜]蛇足愈多 [修可]曰荊楚故事曰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等游於雲陽之臺王謂左右曰能為大言者予

董

玉曰方地為輿圓天為蓋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王曰善【澤堂】曰直斬其腰領不高不卑非如長劍倚天為大而已

吁嗟光祿英雄弭【杜】光祿未嘗弭又無謂必別有光祿刀故【夢弼】曰光祿即趙公也昔宋玉雖能扶劍尚賴天勢之高不若此不高不低自使英雄之弭哉也

大食寶刀阿聊可比【夢弼】曰趙公平判楚之亂人畏其威亦若此刀能使魑魅魍魎遁走也

丹青宛轉麒麟裏光芒六合無泥滓【朱】曰末句謂趙公必用此刀立大功澄清六合盡像於麒麟閣

一

王兵馬使二角鷹【鶴】曰當是永泰元年冬扦冠至夔時作按舊史衛伯玉大曆初丁母憂朝廷以王昴代其任伯玉潛諷将吏不受詔遂起復再任王得非昴乎

悲臺蕭瑟石巃嵸【鄭】曰巃力空切嵸即空切【朱】曰潘岳西征賦巃嵸逼迫註巃嵸高大貌

哀壑杈枒浩呼洶浩一作浪呼一作污【鄭】曰杈初牙切枒五加切杈枒不齊貌

陌　　　　　　寘

中有萬里之長江【師】曰悲臺哀壑長江先言荆楚風景述角鷹之所出也迴風

陷日孤光動【杜】起得森聳賦二角鷹不意出此且悲臺字便從呼鷹来哀壑則夔峽間意也讀至迴風陷日豈可以逐字逐句某地某事意之哉語有神助正在此等畫入騷選難以語人【須溪】曰日光入江風来蕩揺之狀

角鷹翻倒壯士臂【師】曰鷹之有角亦若馬有肉騣始為奇特也【夢弼】曰風土記鷹出南鸄埤雅鷹鶵二年之色也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

將軍玉帳軒勇氣【夢弼】曰將軍指王兵馬也【師】曰謂青油幕下軒昂其勇氣也

二鷹猛腦絛徐墜【杜】猛腦絛徐墜亦不成語趙舊本作徐侯鐙硃無理義王介甫蓋本作絛徐墜於理或然【須溪】曰猛腦昂聳而足且未動故云絛徐墜徐緩弛之貌此鷙鳥將擧之時也

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鷄竹兔不自惜【夢弼】曰言不保其性命也臨海異物志杉鷄黃冠青綏常在杉樹下又竹兔小如野兔食竹葉

孩虎野羊俱辟易孩一作溪[illegible]曰項羽傳揚喜逐羽羽

吒之人馬皆驚辟易韝上鋒稜十二翮也〔夢弼〕曰韝以皮捍其臂傳玄鷹賦左目若側
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將軍勇銳與之敵〔草堂〕曰以禽比人將軍樹
勳起安西崑崙虞泉入馬蹄〔夢弼〕曰安西崑崙虞泉皆在西也泉本作淵公
避唐諱也淮南天文訓日入于虞淵白羽曾肉三狻猊〔批〕楚楚不厭〔洙〕曰白羽箭也〔夢
弼〕曰狻先丸切猊五兮切獸名三狻猊踰西域三部王兵馬起于安西嘗擒西域胡首其敢決頗似鷹故
義之也爾雅釋獸狻猊如虦猫食虎豹註獅子也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敢決豈不與
之齊〔草堂〕曰以人比禽荊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翔雲
下一作入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之驅出六合
梟鸞分〔師〕曰金屋謂天子黃金闕也惡鳥喻史思明殘黨猶陷長安故子美欲得王公驅其羣以
清六合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雜糅故曰梟鸞分梟食母之鳥

奉賀陽城郡王大夫人恩命加鄧國大夫人 公自

【註】陽城王衛伯玉也【傳】曰按本傳廣德元年代宗幸陜以伯玉有幹畧乃拜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尋封陽城郡王當是伯玉封王時母同受封也此詩當在廣德二年後大曆元年前作

衛幕銜恩重【夢弼】曰前漢書註衛青征匈奴絶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故曰幕府【趙】曰衛幕衛青之幕也以陽城王姓衛用之尤切 潘輿送喜頻【洙】曰潘安仁閒居賦大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 濟時瞻上將【趙】曰申言郡王節度江陵為上將 錫號戴慈親 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趙】曰言郡封雖仍是陽城郡而夫人之國加為鄧國是為新矣 紫誥鸞回紙【趙】曰紫誥紫錦之誥也鸞回紙謂紙上之字有回鸞之勢也 清朝燕賀人【夢弼】曰朝陟遙切旦也淮南子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 遠傳冬笋味【洙】曰孟宗後母好笋令宗冬月

元

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笋為之生更覺綵衣春夢弼曰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着五色斑斕之衣奕葉班姑史洙曰後漢烈女傳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凡固著漢書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夢弼曰以班姑比大夫人則必能翰墨矣芬芳孟母隣洙曰列女傳鄒孟軻母三遷而舍學宮之傍澤堂曰滕王閣序接孟氏之芳隣芳字起有所據義方兼有訓洙曰左傳受子教之以義方

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澤堂曰孝騫飛報主身澤堂曰忠可

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夢弼曰言忠孝之狀貌畵於麒麟閣上也

冬深一作即日鶴曰永泰元年在雲安作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類一作淚批類字難下趙曰言其變態不常隨所類之影而呈現也澤堂曰曰氣凋落花葉已盡江與溪只見石根也霞光得寒氣

而淡泊者如光影之薄言難捉定也○隨字不應對疊恐須字之轉寒水各依痕依一作流

易下楊朱淚洙曰楊朱泣歧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夢弼曰謂困於道路也難招楚

客魂洙曰宋玉哀屈原憂愁山澤魂魄飛散其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

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于君夢弼曰謂寓於夔峽也學堂曰困於道路同楊朱下泣楚地無可觀難

以招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師曰公欲南下以歲暮而未成行也

將曉二首鶴曰永泰元年冬作

石城除擊柝夢弼曰地志夔州古巴石城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

塞星河落曉山曉一作曙巴人常小梗洙曰謂段子璋反也蜀使動

無還趙曰吐蕃未息所以蜀使輒無還鶴曰豈專指段子璋而言謂上元元年劍南東川節度兵馬

使段子璋反伏誅乾元元年劍南西川兵馬使叅知道反伏誅永泰元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崔旰反殺戍

都節度使郭英乂故曰動無還若趙
云吐蕃未息蜀使無還殊不相關
垂老孤帆色飄

飄犯百蠻 飄飄一作飄颻夢弼曰百或作
白白蠻指荊州靠溪洞蠻也

軍吏回官燭 澤堂曰軍吏持
官燭回去也
舟人自楚歌 師古曰為
楚人之歌

猶言吳歈
越吟耳
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 趙曰月落時離
江已遠不復有
影在水中 澤堂曰去字言相去不遠如齊師違穀七
里非背而去之之謂也去字最善形容落月下江之
狀宮雲去殿低
之去字同此

壯惜身名晚衰慙應接多歸朝日簪

笏筋力定如何 批早憂
及此

十二月一日三首 鶴曰公以永泰元年秋至雲
安而明年春晩還居于夔州
城當是在
雲安作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 夢弼曰謂春水
媚而可愛也 鄭

曰十道志雲安在夔州本漢朐䏰縣也

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誰家上瀨舡瀨一作水【林】子美七言律每每放蕩此又叁差竹枝之比三首皆然【趙】曰百丈者牵舡篾未將梅蘂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疾幾時朝日邊【鄭】曰長安志明光殿在東内【宋】曰漢王商借明光殿起草作制誥也【趙】曰晉明帝云只聞人自長安来不聞人自日邊来【夢弼】曰甫有消渴疾流離劒外未獲歸朝也

寒輕市上山烟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鶴】曰夔州奉節大昌二縣皆有鹽井今云負鹽出井此溪女則雲安亦有之打鼓發舡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趙】曰晉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人避亂江左每至暇日邀出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涕【澤堂】曰切猶傷心切骨之切風景切於心目茂陵著書消渴長【夢弼】曰司馬相如居茂陵疾渴著封禪書

曰二句皆自譬

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棹相將 [批] 好語 [夢弼] 曰言欲歸于楚也 [澤堂] 曰豈無好花楚客但聽歸棹而欲相隨而去也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 [澤堂] 曰即看猶行且見之豈有猶豈不有也三四蒙上句皆將然之辭

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 [趙] 曰十二月一日作詩而有燕子桃花之類何也此意在末句所謂他日一盃難強進者也此蓋述其事

道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 [批] 自在 [澤堂] 曰準擬親知皆假對

他日一盃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又雪

[鶴] 曰永泰元年冬作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 霑一作露 [夢弼] 曰謂南方暖而雪薄所以不到地而止著青崖也

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遙冬熱鴛鴦病 [批] 或是俚

語夢弼曰南地暖無雪壓瘴故人多病甫自譬夫婦得疾也峽深豺虎驕夢弼曰喻段子璋崔旰之流作亂也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趙曰言當愁之際觀江水止是朝東安得折入北朝我乘之以歸長安而朝上乎

送王侍御徃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爲況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儻憶江邊卧歸期願早知夢弼曰東川梓州路也

立春鶴曰大曆元年在雲安作

春日春盤細生菜趙曰齊人月令日凡立春日食生菜取迎新之意忽憶兩京梅發時梅一作令趙曰以紀兩京當立春已有菜也盤出高門行白玉

曾聞安順庵爲春坊時 正宗在東宮問曰古詩有青絲帶黃絲帶之文未知何物 安對曰青絲帶綠豆菜也黃絲帶黃豆芽菜也 東宮曰然 精絲恐是綠豆菜也

歌

趙曰行白玉盤也萊傳纖手送青絲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

遠客不勝悲澤堂曰言巫峽江水何以在眼中耶如擧目有江河之異此身未知

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趙推愁浩蕩極勝

懷錦水居止二首鶴曰大曆元年在雲安作

軍旅西征僻夢弼曰周禮夏官司馬凡軍制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風塵

戰伐多猶聞蜀父老猶一作獨不忘舜謳歌夢弼曰忘毋放切謂開外

之亂蜀人謳歌不忘者猶在乎舜也孟子不謳歌堯之子謳歌舜天險終難立洙曰劍門

天設之險也難立無德不可恃趙曰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師曰子美以崔旰亂成都避亂東川然旰雖叛

民心未忘唐室雖據劍門之險終難自立柴門豈重過夢弼曰甫思成都之草堂未可再歸

也澤堂曰賊必不得立於天險豈復有經過柴門之便耶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

波[夢弼]曰運大透切注也深懷成都之意錦江巫峽之水徒相通而不能即返焉[澤堂]曰逗迎而止之之意李賀詩石破天驚逗秋雨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洙]曰浣花草堂在萬里橋之南地有百花潭[趙]曰舊本作橋南非是盖公詩又云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

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趙]曰雪嶺在今威州之外冬夏常雪[夢弼]曰曛謂黃昏時也

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洙]曰孫孟陽劍閣銘曰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夢弼]曰以西山尚有屯戍恐蜀受其禍故歎息形勝之地而憂之也

老病[鶴]曰大曆元年夔州作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裹[澤堂]曰殘餘也他日前日也

花發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

筆（趙）曰漢官儀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公爲尚書工部郎故感而有詩句猶作一
飄蓬（趙）一字泛（澤堂）曰非偶則一字不襯
雨（鶴）曰按舊史大曆元年正月丁巳朔則是初八日爲甲子史又云自春旱至六月庚子始雨却與唐諺合公是時在雲安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趙）曰兩句憂之之辭也唐諺云春雨甲子赤地千里
輕箑煩相向箑所甲反纖絺恐自疑（朱）曰公言扇可相向則纖絺疑其可著矣
（澤堂）曰春雨太早扇絺似非其時又恐巫山行雨兼催秋悲也皆言春雨凄涼之意烟添纔有
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南楚（鶴）曰大曆元年在雲安作
南楚青春異喧寒早早分（夢弼）曰謂南地與北地異冬又暖而春却寒也無

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羣 [夢弼]曰杖藜謂貧賤也躍馬謂富貴也甫避地而甘於貧賤非故意離羣乃不得已也檀弓吾離羣索居久矣

子規 [鶴]曰大曆元年作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 [夢弼]曰詩斯干如鳥斯翼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 [趙]曰言春風之中眇眇見之也蕭蕭夜色淒 [澤堂]曰能令夜色淒涼也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趙]曰一本作故傍猿人低非是盖已言客愁不應更言旅人也

水閣朝霽奉簡嚴雲安 [鶴]曰大曆元年春在雲安作

東城抱春岑江閣隣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

東

夢弼曰旭許六切 雨檻卧花叢風牀展書卷鈎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批比於青山捫蝨坐黃鳥抱書眠更自清切澤堂曰鶯囀日清正宜丸藥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舊常之韻語陽秋曰子美詩喜用文選故宗武亦習之不置所謂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又云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是也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可批忽及晚交嚴明府如此而止且喜沒干涉夢弼曰數色角切澤堂曰以上歷叙求閣勝狀盖欲嚴君更来相訪

徃在鶴曰永泰元年正月下制有云勞還罪己之念故此詩云一朝自罪己萬里車書通盖述當時之事也當是大曆元年作

徃在西京時夢弼曰西京長安也胡来滿彤宮晉曰胡祿山也趙曰彤宮天子之宮也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解瓦飛十里繐帷紛

層空【朱】曰繐帷中素帷也廟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朱】曰疚心心如
有疾也史記武王伐紂載木主而行【夢弼】曰祿山旣陷兩京焚燒九廟神主化為灰燼誠可痛心也合
昏排鐵騎【夢弼】曰祿山所領之師薄暮排列皆漁陽鐵騎也清旭散錦幪【鄭】曰
幪亡東切驢子也【夢弼】曰旭吁玉切明也幪一作幪鞍帕也清曉分散則以錦幪覆鞍也古樂府金鞍覆
錦幪賊臣表逆節一作師相賀以成功【夢弼】曰謂祿山僭即帝位旋表逆節
之臣遂行朝賀自謂成功是時妃嬪戮【夢弼】曰是時玄宗幸蜀妃嬪諸王公主皆不知是以
為祿山所屠也按明皇幸蜀記祿山令張通儒害霍國等八十餘人又害皇孫郡縣主諸妃等三十六人
連為糞土叢【夢弼】曰叢聚也謂聚為糞土也王昭君詞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英當宁
陷玉座【夢弼】曰玉座帝座也門屏之間曰宁今為賊所陷也記天子當宁而立白間剝
畫蟲【之功】曰何平叔景福殿賦皎皎白間註曰白間窓也以白塗之【夢弼】曰白間牖衰也畫蟲畫雜

以餙之不知二聖處洙曰二聖謂玄宗肅宗私泣百歲翁車駕既云還楹角欻穹崇洙曰楹角廟楹也魯丹楹刻桷夢弼曰欻許忽切穹崇高皃謂肅宗夢弼曰還京營葺宮廟棟宇忽然高大也故老復涕泗夢弼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祠官樹椅桐夢弼曰椅於宜切梓蜀祠官謂守祠之官種植椅桐之木將伐為琴瑟之用以復典禮樂也詩樹之椅桐爰伐琴瑟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洙曰時屢臻喪亂國力凋弊雖未及未焚之前而已見帝力之雄矣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趙曰此述乾元元年朝享于太廟有事于南郊也微軀忝近臣黃曰甫為拾遺故稱近臣景從陪群公夢弼曰景讀為影謂天子祭郊廟甫忝與助祭與群公陪位如影之從形也西京賦千官景從鶴曰按舊史乾元元年夏四月辛亥九廟成備法駕迎神主入新廟甲寅上親享九廟遂有事于圓丘新史同而今云前春殆與史異是年四月癸卯朔甲寅是為十二日不應言春疑有誤王洙云廣德二

年春享廟及郊而是年在閣中無容更預陪祀 公 登揩捧玉丹【蔓衍】曰玉冊天子冊告之

文也 嵗晃聆金鍾【趙】曰嵗晃聆金鍾則奉祠者具法服也 侍祠恧先露【枕】娩

死者也 掖垣通濯龍【蔓衍】曰後漢桓帝祠老子於濯龍宮【趙】曰得預其事者為榮其育合

預侍祠而不幸先露所以慙恧矣史有先朝露以言臣之不幸也紫垣者紫掖之垣也濯龍池名【蔓衍】曰

恧女六切慚貌先露謂是時宗廟之制未備已前侍祠之臣暴露無處行禮權假濯龍池左右掖垣是可

慙羞也 天子惟孝孫【枕】味無 五雲起九重【宋】曰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者

太平之應【鶴】曰天子指代宗自此下言宮廟遭祿山吐蕃擾踐 鏡奩換粉黛翠羽猶

葱朧【趙】曰鏡奩乃供后廟神御之物也翠羽乃飾神御之物也【蔓衍】曰奩音簾鏡匣也後漢陰后傳

明帝上太后陵從席前伏御床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脂澤粧具翠羽羽扇也帝拜陵寢因新

換鏡匣羽扇【澤堂】曰鏡奩則遽換粉黛事亡如事存翠羽則猶不改舊而每為胡狄所汚為可痛也 前

者厭羯胡 朱曰明皇時祿山陷長安 後來遭犬戎 朱曰代宗時吐蕃陷長安 俎豆腐羶肉 腐一作腐 罘罳行角弓 批罘罳下著角弓頻無意謂 夢弼曰罘房尤切罳新茲切俎豆腐羶肉謂汙漫祭器罘罳行角弓謂操弓矢狼藉宮廟也顏師古註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段成式酉陽雜俎稱上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為罘罳余謂段說為長 澤堂曰罘罳字從網文起護雀者是但唐文宗甘露之變決殿後罘罳入宮則不但榱桷有之。安得自西極 澤堂曰以下至開愁容皆祝望期待之辭 申命空山東盡驅詰闕下士庶塞闕中主將曉逆順 夢弼曰 將去聲 元元歸始終 夢弼曰西極指吐蕃山東指祿山餘黨甫意欲掃空盜賊之巢穴申布大一命令驅其殘黨詰於京闕塞通王化庶幾主將曉識逆順之理元元之民始終得有所歸為王之臣也 一朝自罪己 趙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 萬里車書通 余曰中庸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夢弼曰天子於是當下罪

巳之詔痛自刻責然後書同文車同軌也鋒鏑供鋤犂夢溪曰銷兵刃以爲農器征伐

聽所從伐二作戍夢溪曰所謂罷征戍之役聽其從便也冗官各復業夢溪曰巳

而罷切散也冗官沙汰俾各復其業也土著還力農夢溪曰著直晧切土著失業之民俾

之還歸力耕也食貨志安民之道土著爲本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同一呼

作娛夢溪曰朝野之間共享懽樂也中興似國初似一作比夢溪曰中興之功有如高祖也

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冲融赤墀櫻桃枝

隱映銀絲籠千春薦陵寢永永垂無窮朱曰言薦櫻桃奉宗廟燕

所窮極也之切曰月令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註櫻桃也漢惠帝出離宮叔孫通曰古者春秋嘗

菓方今櫻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容歸

號故松栢夢溪曰號平聲譯語曰號泣也老去若飄蓬雖大篇無甚肉地如天

子惟孝孫元元歸始終一似章補末更裹之【歐】曰使京都奠抗涇渭之民頓諮愁容得以歸號墳墓惟肓衰老若飄蓬然不獲還故鄉故自傷

客居

【趙】曰此雲安詩【鶴】曰大曆元年春晩欲還夔州時作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夢弼】曰塹此艶切蒼濤鬱飛飜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夢弼】曰豎立也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夢弼】曰子規杜鵑也常以暮春悲鳴聽之者消魂也峽開四千里【趙】曰千字疑誤豈自渝州明月峽至夔州西陵峽而下水路有四千里乎水合數百源【夢弼】曰謂峽之長兩山東水其水甚險合巴涪衆水總歸于此也【澤堂】曰質俚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夢弼】曰虎喩盜賊謂安史之後川峽諸盜乗隙比比而起也蜀麻久不来吳鹽擁荊門【夢弼】曰蜀出麻布吳中出鹽兩相貿易以兵亂水陸不通故蜀

布不来而吴盐擁塞也西南失大將鮑曰謂鄭公卒也夢弼曰按編年通載永泰元年十月崔旰反殺郭英乂也商旅自星奔夢弼曰謂避亂也劉孝標廣絶交論靡不望風星奔

今又降元戎夢弼曰降古巷切猶言命也元戎大師也按史大曆元年二月以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以平蜀亂也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夢弼曰謂舟人候行軒之来也亦憑節制尊夢弼曰謂鴻漸以節度使控制劍南其位可謂尊矣我

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洙曰甫依嚴武武死英乂虐暴不能容旋有崔寧之亂與甫所以進退不能也趙曰公言其欲南下以歸長安到夔留滯而未能今尚在半路也舊註云甫欲依嚴武武死英乂不能容大非是卧愁病脚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

草悵望思王孫夢弼曰王孫謂嚴武也鳳隨其凰去夢弼曰鳳隨凰去傷君子之不見也鮑曰豈鄭公之夫人亦繼亡也籬雀暮喧繁洙曰言賢者亡而小人喧競也

沃屋

時崔寧楊子琳拓走節更來成都覽物想故國十年別鄉村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為君洗乾坤【洙】曰時殽亂久矣故甫前有洗兵馬此有洗乾坤之說也稷契易為力犬戎何足吞【趙】曰但得稷契而用之易為力耳彼吐蕃犬戎何足吞乎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四藩一作思翻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夢弼】曰甫自傷年老功業無成情至即援筆以詠之庶寫我憂也

客堂【鶴】曰大曆元年春在雲安作

憶昨離少城【洙】曰成都内城謂之少城而今異楚蜀【夢弼】曰夔屬楚成都謂之蜀甫既離成都而来夔故云異也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藹【夢弼】曰窅窕深皃山足曰藹棲泊雲安縣【夢弼】曰雲安縣屬夔州甫寓居雲安也【趙】棲泊字謝靈運謂維

舟而止宿也消中內相毒夢弼曰甫嘗有渴疾也舊疾甘載來戴一作戴

戰一作衰年得無足澤堂曰衰年只得舊疾此亦足矣死爲殊方鬼洙曰

李陵書云死爲異域之鬼頭白兎短促洙曰不爲夭也老馬終望雲南鴈

意在北夢弼曰雲乃燕雲之地燕冀出馬故馬常不忘燕鴈生於代北避寒南來故鴈常意在北

甫自喻年雖老不忘鄉關也曾顏遠感舊賦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枝別家長兒女欲

起懸筋力趙曰禮曰老者不以筋力爲禮客堂序節改具物對羇東

夢弼曰羇旅寓他鄉值偶節朔辯作節儀對景感蕩時序之更易也石暄蕨芽紫渚秀

蘆笋綠洙曰蘆竹笋也楚人謂之荻芽鶴曰爾雅釋蘆曰詩葭菼揭揭陸璣云薍或謂之荻至秋

堅成則謂之萑巴稼紛未稀夢弼曰謂巴峽之人種苗猶多也徼麥早向熟

夢弼曰徼謂邊徼也悠悠日動江夢弼曰謂春晴浪暖漠漠春辭木

曰謂三月盡芳菲裏也右皆述節序改也臺郎選才俊趙曰謂省郎也公時為尚書工部員

外郎故稱臺郎自顧亦已極夢弼曰謂揣分知足也前輩聲名人埋沒

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夢弼曰謂佩緋魚也章印文也紱所以組章綰佩也受性

本幽獨夢弼曰甫稟性幽獨不樂仕官雖佩緋魚不過閑居而已平生憩息地必

種數竿竹洙曰王子猷所居必種竹自云一日不可無此君事業只濁醪營

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夢弼曰上公謂嚴武也表甫為

劒南參謀故藉薄祿以自給也臺曰公雖為尚書郎不能入朝羣主憂豈濟時主憂一作

生憂身遠彌曠職夢弼曰甫流寓他鄉身遠王室不能濟時但曠廢其職也循文廟

筭正洙曰循文守文也獻可天衢直夢弼曰獻可謂獻言於帝廷必本於剴直也左

傳獻可替否易荷天之衢尚想趁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

進退委行色 [夢弼]曰奈何形骸今已衰老進退失措但委之行色而已

杜鵑 [夢弼]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荊人鼈令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鶴]曰寰宇紀望帝以德不如鼈令因禪位于鼈令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杜鵑鳥故蜀人聞杜鵑鳴曰是我望帝也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批]正是突兀奇怪欲啓後人之疑作此村樸老人態耳起語參差何必拘韻作者當自知之[補註][趙]曰世有杜鵑辯仙井李新元應之作鬻書者編入東坡外集詩話非矣其說曰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舛缺離異雖經其祖父刊理尚有疑闕者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

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註斷自我昔遊錦城為首句誼伯誤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必非牽合程度者也是篇句落處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邪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亦六義之比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王化為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至微知有所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尊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一數嚴武在蜀雖橫歛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之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使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為有懷貳者為無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誼伯以為來東川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歎子美詩踈虛紙上語又云子美不應疊用韵何邪子美自我作古疊用韵無害於為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强辯殆必有折衷之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

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一作喧)仍為餧其子([洙]曰世說杜鵑養子於百鳥巢百鳥共養其子而不敢犯[夢弼]曰餧於偽切飼也)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夢弼]曰毛萇詩傳大曰鴻小曰鴈小曰羔大曰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又知恩([夢弼]曰行月即反列也[洙]曰羊祜鴈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春秋繁露羔飲其母乳必跪類知禮者)聖賢古法則(古一作吾)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趙]此起此結皆出意表[夢弼]曰夫人為萬物之靈萬物尚知君臣父子之分今人乃叛君肆為悖逆如安史之徒了無上下禮節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

贈鄭十八賁([鶴]曰賁乃鄭十七之弟公有荅鄭十七郎一絶其間有把文驚小陸

即其人也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内以鄭十七絶句考之當是元年雲安作

温温士君子令我懷抱盡【夢弼】曰詩温温恭人 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夢弼】曰劉子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遭亂意不歸【澤堂】曰意字生恐竟字之誤 竄身跡非隱【夢弼】曰甫之遭亂衆人皆意其不歸故鄉殊不知竄身以避寇豈實爲素隱耶晉孫綽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細人尚姑息【趙】曰禮記細人之爱人也以姑息 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夢弼】曰哂式忍切笑也謂鄭賁以心相知每遇甫以禮久而敬之足見其高懷而有識者也 畀飛欲何待【夢弼】曰言鄭賁官雖卑不辭低飛盖待時而後動也 捷徑應未忍【洙】曰不欲枉尺而直尋也【修可】曰盧藏用傳士大夫指嵩山終南爲仕塗捷徑 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羇離交屈宋牢落值顔閔【夢弼】曰甫言當羈離之際得接遇鄭

貢亦足以慰牢落之情也屈原宋玉言其有文章者也顏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水陸迷

畏途畏一作長夢弼曰言盜賊充斥藥餌駐脩軫夢弼曰近適賊駐脩軫乎平原故

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趙曰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步趾詠唐虞

追隨飯葵莖夢弼曰葵莖謂蔬食也雖居蔬食之貧而乃行歌堯舜之道以自樂也爾雅釋草芹楚葵註今水中芹菜齧苦堇註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之滑數盃資好事異

味煩縣尹夢弼曰好去聲時感好事縣尹相餽餉也心雖在朝謁力與願

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肯為敏希曰揚雄傳歷金門註金馬門也排字本噲傳所謂排闥也夢弼曰甫心雖欲朝謁奈肺疾矛盾不合心願況衰老欲排金馬門亦非本意也洙曰敏不敏也左氏傳魯人以為敏

別蔡十四著作

鶴曰大曆元年作郭英乂為崔旰所殺蔡詩郭於成都值其死

遂扶其櫬以歸公與蔡相逢於雲安

賈生慟哭後[洙]曰賈誼上疏可為痛哭者一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夢弼]曰皇帝謂肅宗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天地則創痍[夢弼]曰謂爭戰之際民受其病也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夢弼]曰言肅宗得蔡著作之言以致中興也使蜀見知己[夢弼]曰使所吏切別顏始一伸[夢弼]曰郭英乂為蜀節度使蔡著作往見之主人薨城府[趙]曰主人指郭英乂於永泰元年為崔旰所殺也扶櫬歸咸秦[夢弼]曰櫬初僅切棺也謂蔡著作扶英乂之櫬以歸秦之咸陽也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

水親【洙】曰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趙】曰以孔明待蔡君也 我雖消渇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夢弼】曰荘子其人與骨皆朽矣 復覩耕桒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趙】曰郭景純遊仙詩高浪駕蓬萊浮龍倚長津亦實道三峽中事【澤堂】曰舟也 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澤堂】曰暗使婁師德事 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趙】曰秦塞則出陸矣北辰言帝居也 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趙】曰班固燕山銘曰玄甲曜日註鐵甲也是時崔旰反柏茂林等起兵討之蜀中大亂故云 窮谷無粟帛使者来相因若憑南轃使吏作 書札到天根【趙】曰窮谷指夔州也来相因不斷也此言方用兵須食而頻遣使者来至窮谷如此則南轃之使可憑而附書也【夢弼】曰天根天邉也

荅鄭十七郎一絶【鶴】曰大曆元年春作公是年春晩方遷夔

文 東 寔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屐遲 夢弼曰屐奇逆切屐也 把文驚小陸 夢弼曰晋陸機為大陸陸雲為小陸二陸皆以文章名世公以小陸美其弟鄭十八之能文也 好客見當時 夢弼曰漢鄭莊字當時為太子舍人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美鄭之喜客也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鶴曰詩云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則王將軍在成都而公作詩譏之當在大曆元年春作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時危未受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寄韋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 洙曰藥名也郭璞聞景倩病作書令童送柴胡及真參數兩 飲子頻通汗 師曰柴胡可煎為飲子服之通汗 懷君想報珠 洙曰

四愁詩何以報之明月珠【補】曰沈佺期回波辭云姓名雖蒙齒録袍笏未復牙緋子美用飲子對懷君亦齒録牙緋之比也古今詩話古之文章自應律度未以音韻爲主自沈約增崇韻學之後詩之體制漸多始有蹉對假對雙聲疊韻之類如自朱邪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惟赤對朱邪對子兼狼狽流離乃獸名對鳥名又如厨人具鷄黍稚子摘楊梅以鷄對楊之類皆爲假對子美以飲子對懷君及悪樹詩枸杞固吾有鷄棲柰爾何殆亦所謂假對也

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補】曰峽俗信鬼病則禱祠而不服藥故峽中藥最小

歸楫生衣卧【鶴】曰謂歸舟雖理而未動所以生衣【趙】曰以上水更不須楫所以生衣而卧生衣者生水衣於其上也【夢弼】曰謂楫生苔衣而不用也

春鷗洗翅呼猶聞上急水早作取平塗【夢弼】曰謂夔峽多險阻唯州[illegible]平故欲章郎中早來就此平地相見也【澤堂】曰作猶爲也

萬里皇華使【洙】曰詩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爲僚記腐儒【洙】曰左傳同官爲僚漢高祖罵食其曰腐儒幾敗乃公事

篠　虞

腐儒甫自謂也【澤堂】曰甫亦省郎故稱爲僚

杜鵑行【鶴】曰觀其詩意乃感明皇失位而作當是上元元年遷西內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爲杜鵑似老烏【洙】曰華陽風俗錄烏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烏聲哀而吻有血寄巢生子不自啄羣烏至今爲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羇孤業工竄伏深樹裏【澤堂】曰業工當作業業點句之誤也東岳有考証四月五月偏號呼【夢弼】曰號平聲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師】曰時祿山反陷兩京明皇西走幸蜀旣失帝位奈何又棄骨肉而孤寓他邦肅宗即位靈武不能即遣迎還

明皇而使之羈孤在蜀明皇由是悒怏不得意至於化去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希曰師註非蓋此詩專譏肅宗為李輔國所間故曰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趍蔡寬夫詩話云鮑照行路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荆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子美此詩為明皇遷居西內有感而作也澤堂曰山谷詩亦有此意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五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六

八哀詩 并序 夢弼曰昔詩人作黃鳥之詩以哀三良故晋曹植王粲皆因之作七哀詩甫之八哀意原于此也 鶴曰八詩非一時所作 澤風堂曰八詩一時作無疑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崔德符曰少陵八哀詩可以表裡雅頌中古作者莫及也學者宜常諷誦之 補註 趙曰八人皆故矣舊本四篇作故字四篇作贈字誤也王公思禮李公光弼皆良將公傷盜賊欲作其死以為用故主二公為首興起者作之謂也至歎舊懷賢則通言下六公 澤風堂曰贈職者稱贈謂之贈則故可知也無贈者稱故今時亦然何誤之有

贈司空王公思禮 洙曰按本傳王思禮高麗人少習戎旅隨節度王忠嗣至

刷가다듬다刷羽翮水鷹
翮〻刷羽翮ᄒᆞ미ᄒᆞᆫ거동
이라

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事翰授右衛將軍從討九曲後期當斬翰釋之翰守潼關思禮充元帥府馬軍都將嘗密語翰表誅楊國忠又請以三千騎劫之翰不從遂至於敗思禮奔行在肅宗責其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會宰相房琯在蜀奉太上皇冊命至諫上以爲可収後效遂見赦尋副房琯戰便橋忝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守武功以捍賊長安平思禮先入淸宮収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乾元初爲太原尹北京留守尋加司空上元二年薨贈太尉謚曰武烈

司空出東夷 夢註曰東夷謂高麗也 東夷 童稚刷勁翮 耑本曰謂修整其儀矩 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 銳一作脫 夢註曰燕薊兒指王忠嗣忠嗣爲幽州節度思禮隨之歸朝也平原君傳毛遂曰使遂早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 遂 服事哥舒翰意無流沙磧 朱本曰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爲翰押衙 夢註曰沙石曰磧言意必欲掃蕩夷狄矣 鶴

日流沙磧自是兩地名 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 【夢弼】曰行户郎切謂行伍之間也充斥猶言盛大也思禮在行伍之間未顯乃犬戎無憚恣入寇也左傳盜賊充斥 短小精悍姿屹然强寇敵 【定功】曰前漢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趙】曰言屹如山而為强寇之敵也按史加思禮金城太守安祿山反翰為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吐蕃有釁唯倚思禮觀玄宗之言則思禮在金城時能敵吐蕃可知矣 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 【澤堂】曰穿過敵衆其間咫尺而能由之而行 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 【夢弼】曰暗用後漢彭寵傳事【定功】曰漢書冒頓作鳴鏑註髇箭也 洗劒清海水 【孫】曰清海在山東【希】曰哥舒翰傳翰築神武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刻名天山石 【希】曰唐至隴右道伊州西州並有天山【洙】曰思禮以拔石堡城功在行間除右金吾衛將軍充關西兵馬使【趙】曰皆戰勝而深入也班固為竇憲刻名燕然山 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

【夢弼】曰謂深其壁壘也【夢弼】曰按唐會要景龍四年贊普請婚以左衛大將軍楊矩爲送金城公主使吐蕃因請河西九曲之地以爲公主湯沐之邑矩遂奏與之吐蕃既得九曲其地肥良尤與唐地接近自是復叛矩懼飲藥而死思禮傳事哥舒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其討九曲也

飛兎不近駕【夢弼】曰飛兎古之神馬也淮南子夫待騕褭飛兎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

鷙鳥資遠擊【批】言專在外【趙】曰山海經鷙鳥之擊

曉達兵家流【杜】曰漢藝文志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兵家者流蓋出於古司馬之職自春秋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存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

飽聞春秋癖【夢弼】曰謂其傳通春秋也【修可】曰晉杜預有左傳癖

胥襟曰沉靜肅肅自有適肅肅一作蕭蕭【夢弼】曰自此推而上之至短小精悍姿皆美思禮之辭也【澤堂】曰肅敬而自適無拘束之義

潼關初潰散

萬乘猶辟易【夢弼】曰辟易退却奔走之貌

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

格〔洙〕曰元帥謂哥舒翰也時守潼關思禮為偏裨而
謀不見從遂至於敗翰被擒〔澤堂〕曰為賊手格而
被俘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夢弼〕曰太子謂肅宗
至尊謂玄宗梁益劒南也胡指祿山伊洛河南也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
塞望勢敦迫迫一作逼〔洙〕曰翰既敗潼關不守玄宗幸蜀太子從百姓之請遂入靈武圖興
復乃即位以從人望〔澤堂〕曰強解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
河房琯公〔澤堂〕曰際會猶會遇間道傳玉冊天子拜跪畢讜議果冰
釋〔夢弼〕曰公指思禮也清河公乃房太尉琯也間讀去聲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李承光同走詣靈武
請罪〔澤堂〕曰琯以思禮失律非其罪救解得釋翠華卷飛雪熊虎亘阡陌〔趙〕
曰翠華天子之旗卷飛雪言其時冬周禮曰熊虎為旗亘阡陌言兵旗之多也屯兵鳳凰山
帳殿涇渭闢〔洙〕曰鳳凰山鳳翔山名天子所在以帳為殿象宮闕臺殿也時肅宗移軍鳳翔

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搖夢弼曰搖乙革切洙曰謂思禮守武功以拒賊也鶴曰玄宗出奔夜將半至金城縣金城即京兆府之興平玄宗在興平王思禮自潼關至始知哥舒翰被擒以思禮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即令赴鎮收散卒以候東討事見通鑑然蘭州亦有金城縣又有金城關正屬隴右道節度治鄯州金城雖在蘭州而去鄯為近蓋為此不以京兆金城而言也禁暴靖無雙靖一作清爽氣春淅瀝巷有從公歌洙曰詩無小無大從公于邁野多青青麥希曰前此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穫之無能禦邊人謂之吐蕃麥哥舒翰嘗伏兵於其側虜兵至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者自是不敢復來今繼以王公為節度故云野多青青麥也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希曰肅宗還京素服向廟哭三日蓋是至德二載王思禮領太原在乾元二年秋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趙曰在我之祿位則恐其高本朝之土地則悵其窄又以美其謙忠不得見清時清一作盛嗚呼就窀穸夢弼

曰窀穸謂葬也思禮欲圖永繫五湖舟永一作空朱
㤃復而未遂不幸而死也曰范蠡事句
踐既滅吳乘扁舟泛五湖今言思禮有功成身退之志而未遂也悲甚田橫客洙曰田橫
死賓客五百餘人皆自殺言思禮賓客尤甚於橫也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
古夢弼曰前云復領太原役則思禮兩鎮太原矣太原之晉地宜乎有撫御之功德在汾晉之間綿歷千
載與雲水俱傳而無晦也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趙曰以形容思禮文不足
而武有餘也廉頗藺相如古之名將豈必書其文彩於文苑傳乎末句正譏文勝者徒以取禍嗟嗟
鄧大夫士卒終倒戟批甚言文吏之無用豈景山代思禮乎朱曰鄧景山曹州人以
文吏見稱亦嘗為太原尹北京留守至太原以鎮撫
紀綱為已任檢覆軍吏隱沒者衆懼有一偏將抵罪
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又
不許其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以減死衆
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如一馬乎軍衆憤怒遂
殺景山鶴曰按舊史王思禮薨管崇嗣代為太原尹

數月名景山代崇嗣景山至未幾以受馬被殺皆在上元二年公於詩未及景山蓋益見思禮昔日撫御之功也

二

故司徒李光弼 洙曰按本傳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畧善騎射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户部尚書兼大原尹尋加檢校司徒遷司空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又代子儀為朔方節度繼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代宗朝進封臨淮郡王宦者程元振疾之日謀有以中傷者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會疾篤薨贈太保謚曰武穆

司徒天寶末北収晉陽甲 趙曰光弼加檢校司空在至德二載尋遷司空今止云司徒則據司徒已前事而稱其官耳晉陽則河東之太原也 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朔方氣乃蘇 乃一作多 黎

首見帝業【夢弼】曰賊将史思明等四偽帥来攻城光弼麾下衆不滿萬皆烏合之人賊以太原屈指可取衆皆愁寂唯光弼毅然伺其怠出擊大破之斬首十餘萬乃断賊之右臂又破史思明于嘉山而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是以民安如泰山朔方兵氣乃振黎民知帝業之有成也二宮泣西

郊九廟起頽壓【夢弼】曰二宮謂肅宗與皇后収復京師哭祀九廟也【補註】至德二載郭子儀収復两京權移神主於大内長安殿上皇謁廟請罪今云二宮蓋并肅宗言之西郊則上皇自蜀歸京師之郊

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来火焚乾坤獵【鶴】曰通鑑云史思明至德二年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来降李光弼料其終當叛去明年乾元元年果分軍為三一出邢洛一出冀貝一自洹水趨魏故云偽臣妾唐志碣石山在平州石城縣又偽州懷戎縣有居庸塞東連盧龍碣石

高視笑録山公又大獻捷【[illegible]】曰乾元二年為天下兵馬元帥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援有日矣史思明自范陽来救屢絶糧道光弼身先士

卒若戰勝之史明因殺慶緒即偽位縱兵河南賊勢甚熾光弼遂攜官吏引兵入三城賊憚光弼不敢西犯宮闕遂戰於中潬而大破逆黨【通】曰高視笑祿山言思明笑祿山而自矜也獻捷則傳所謂獻俘太廟也

異王冊崇勳小敵信所怯【注】曰光弼以功進封臨淮王小敵信所怯謂北邙之敗也光武與王匡等戰自將步騎千餘前去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補註】【通】曰異王異姓之王【[illegible]】曰諸侯位重不敢輕與小寇捐戰所以怯也

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妥帖【[illegible]】曰妥吐火切安也【[illegible]】曰光弼以臨淮王鎮河汴

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illegible]】曰詩營營青蠅喻魚朝恩程元振譖害光弼光弼畏罪有詔入朝遷延不行素節凋零故云風雨秋一葉也淮南子一葉落知天下秋【補註】秋一葉言其危也

內省未入朝【[illegible]】曰內省咎行恐未得入朝

死淚終映睫【[illegible]】曰按唐史北邙之敗魚朝恩蓋其策譖深忌光弼功高而程元振尤嫉之及來瑱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

還延不敢行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以久須詔不至二年疾篤薨大屋去高棟朱曰高棟大屋所恃而安喻光弼為朝廷之所倚賴也長城掃遺堞朱曰國家倚光弼如長城今其死矣是掃遺堞也平生白羽扇零落蛟龍匣朱曰裴啓語林曰諸葛武侯持白羽扇指麾三軍今人亡而所用之物存爾蛟龍匣劍匣也言人亡不復見用故云零落爾雅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趙曰槐里豈葵地乎前漢槐里屬右扶風今之鳳翔府正在長安之西矣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魏道輔詩話光弼代郭子儀入其軍號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老哀之云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此所以稱為詩史也直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趙曰言史氏以直筆書光弼之功業不幸遭讒致公恐懼之事將來洗灌箱篋之汙辱矣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朱曰時甫避亂荊衡故云南紀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薾竟何人灑涕

巴東峽[夢得]曰苶乃結切裹老貌甫自稱也莊子苶然疲役巴東峽指言夔州

三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夢弼]曰按本傳嚴武華州華陰人挺之之子幼豪爽讀書不甚究其義以蔭調官累還殿中侍御史從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薦為給事中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還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劒南為一道擢武成都尹劒南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還黃門侍郎復節度劒南破吐蕃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加檢校吏部尚書永泰元年薨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

鄭公瑚璉器[夢弼]曰鄭乃武之所封瑚璉祀宗廟之器也華岳金天晶[洙]曰晶子盈切華西岳也金天白帝也武西人以其得華岳天神白帝精氣之所孕也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洙]曰本傳武幼豪爽母不為挺之所荅獨厚其妾武始八歲恠問其母母語之故武奮然以鐵鎚碎其妾首嶷然大賢後復見秀骨清[夢弼]曰嶷鄂刃

切大賢謂嚴挺之也**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趙曰凡開口只欲為將相傳云與元載厚相結求宰相而事不遂是已小心事友生蓋言其實**閱書百紙盡**紙一作氏**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夢弼曰任門蔭也言武初雖補蔭後自致身累遷殿中侍御史非由於父也**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夢弼曰乃假漢以言唐也**胡騎忽縱橫**洙曰祿山之亂也**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夢弼曰傳直戀切趙曰史云玄宗入蜀擢武為諫議大夫則天寶末武在蜀中矣飛溥則傳遞之報也肅宗即位靈武而前路梗澁有飛傳自河隴来武必詢問公卿為誰希曰高紀乘傳詣洛陽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澤堂曰時武適乘傳自河隴来闕天子蒙塵逢人訊問綿之涕泣也註多失次**不知萬乘出**萬乘一作乘輿**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夢弼曰劍閣蜀也蕭關即靈武也武在蜀之遠亦不知萬乘所出之的所以雪涕其

聯翩疾速之貌 或追逐也

忠義之情如此於是請於玄宗受册命於劒閣謁肅宗於靈武遂立肅宗

寂寞雲臺仗 夢弼曰言行宮儀衛之草創無復昔日移天仗雲臺也庾信哀江南賦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

飄颻沙塞旌 夢弼曰謂屯兵鳳翔以恢復也

江山少使者 夢弼曰謂道路梗阻也

笳鼓凝皇情 夢弼曰謂肅宗思上皇也

壯士血相視 夢弼曰江文通別賦抆血相視

忠臣氣不平密論貞觀體 洙曰貞觀太宗年號撥亂反正時

揮發岐陽征 洙曰岐陽指鳳翔時肅宗理兵鳳翔以親征也

感激動四極 夢弼曰爾雅釋地東至於泰原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

聯翩收二京 洙曰二京謂長安與東都也 定功曰按舊唐書至德初武杖策謁肅宗行在房琯薦為給事中已收長安拜京兆尹則固有建議收復者矣

西郊牛酒再 再一作至 夢弼曰西郊乃長安之郭外也至德三年十月車駕入長安十二月上皇至自蜀時武任京兆尹調賦供給擊牛釃酒以享軍士也

原廟丹

青明【夢弼】曰謂收京築宗廟也原重也以先有廟今更立之也匡汲俄寵辱居[illegible]言汲既

不倫俄寵辱又無謂【趙】曰匡汲謂匡衡汲黯以武之諫諍拜京兆尹尋貶巴州此則寵之所辱也【澤堂】曰

南曾以汲直比武此句突起順接得叙事体批以為不倫何耶衛霍竟哀榮【趙】曰衛霍謂衛

青霍去病比武為東川及劒南節度則遷謫之中雖可哀而亦榮也【希】曰王洛兒傳生受恩遇沒居哀榮

【澤堂】曰此十字道盡武平生哀榮是生死語非如註意四登會府地【趙】曰武為京兆少尹

又為京兆尹為成都尹劒南節度又復節度劒南此為四登會府【夢弼】曰貨殖傳都會也釋名都者郡之

所居人民之所都會也【澤堂】曰此下幷叙所歷三掌華陽兵【夢弼】曰武初以蔭補太原參軍

肅宗時為劒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劒南東西兩川為一道權成都尹復節度劒南故曰三掌華陽兵禹貢

華陽黑水惟梁州則東川西川皆華陽也或曰匡汲衛霍雖見信任或寵或辱或哀或榮始終之節不若

武四登會府之地三掌華陽之兵也京兆空。柳色一作市【夢弼】曰武嘗為京兆尹故用以

比張敞為京兆尹走馬於章華臺之柳市也

尚書無。履聲

【夢弼】曰武叔盖川加撿校吏部部尚書故用以比鄭崇【洙】曰前漢哀帝擢鄭崇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羣烏自。朝夕

【夢弼】曰此美武嘗為御史大夫也【洙】曰漢成帝時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號曰朝夕烏烏去不来者數月長者異之後果發御史大夫是其徵也

白馬休。橫行

【趙】曰漢張湛為光禄大夫常乘白馬光武每有異政輒曰白馬生且復諫矣

諸葛蜀人愛

【夢弼】曰謂武之威行劒南蜀人愛之比之諸葛也【洙】曰陳壽言蜀人愛亮雖甘棠之詠名公鄭人之歌子產未足為過也

文翁儒化成

【夢弼】曰謂武以德服成都儒化之成比之文翁前漢文翁傳文翁守蜀召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子弟蜀之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自京邑空柳色至此比嚴武

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夢弼】曰雪山乃蜀之西山武之来鎮其去就為蜀重輕焉

記室得何遜

【夢弼】曰武辟甫為掌書記故自比之何遜也【洙】曰梁

腐

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發文學之士日與遊宴華韜鈐迎子荊夢弼曰韜鈐兵書也洙曰晉孫楚字子荊參石苞驃騎軍事四郊失壁壘夢弼曰謂邊境無屯戍也記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洙曰此美武能鎮靜也虗館開逢迎洙曰開閣以禮士也堂上指圖畫圖畫一作書畫夢弼曰按集公有嚴鄭公廳事沲江圖詩沲水流中座岷山對北堂是也軍中吹玉笙師曰言公鎮靜蜀中惟以宴樂圖畫與衆共樂無寇盜之憂也豈無成都酒呵馬卩憂國只細傾夢弼曰此聯言成都雖有醇酒常以國難為憂不敢盛為宴飲也澤堂曰悲婉有體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夢弼曰此聯言卓騎之出非專腐為閑遊終以問民疾苦為事也澤堂曰無非事者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盈趙曰犬戎指吐蕃也武再節度劍南破吐蕃十萬衆于當狗城然其意欲待盡滅而人免誅求使粟至於紅腐也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或一作獲夢弼曰程謂功程也澤堂曰猶言世道

炯炯一心在，沉沉二竪嬰〔沫〕曰晋侯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竪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我居肓之上肓居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

顔淵竟短折，賈誼徒忠貞〔師〕曰以顔回賈誼為比謂武年少而殂也〔沫〕曰武終時年四十洪範註短未六十折未三十也

飛旐出江漢〔沫〕曰潘岳賦飛旐翩翩以啓路

孤舟轉荊衡〔趙〕曰武卒於蜀舟行而歸故云云〔沫〕曰荊衡乃楚地也

虛為馬融笛〔沫〕曰馬融好吹笛追死有客弔之諸靈横笛

悵望龍驤塋〔田〕曰武帝以謡言拜王濬為龍驤將軍至太康六年卒葬栢山大塋域垣周四十五里

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沫〕曰武在蜀辟甫為參謀〔鶴〕曰觀此詩謂莫相疑行貧交行赤霄行為武而作可乎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纓之句無慍恨之意也不唯此其哭嚴僕射歸櫬云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又可知也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璡 鄭曰璡資辛切 洙曰按史讓皇帝憲睿宗長子立為皇太子以玄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懇讓儲位封為寧王薨謚曰讓皇帝長子汝陽郡王璡歷太僕卿加特進天寶九載卒贈太子太師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 夢弼曰唐書璡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魏志陳矯見曺仁歎曰將軍真天人也 虯鬚似太宗 夢弼曰酉陽雜俎太宗虯鬚嘗戲張弓掛之 色映塞外春 批語之所從生則固然矣襯貼得別 師曰謂貌和雅也 詩考周詩話詩有力量猶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咫尺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声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虯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日和雅之色照映于遠也 澤堂 往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頻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 師曰玄宗以璡久讓位于已故眷遇之恩異於諸王

馳驟陷阻不測之地
犯鴈冲上清塵空
不踏之處

出入宮禁不以時也愛其謹絜極含【洙】曰新史掾此語倍此骨肉親【夢弼】曰齊南王康傳何敞上疏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從容退朝後退一作所或在風雪晨雪一作雷【南皋】羯鼓録明皇以璡聰悟敏慧妙達音樂每隨遊幸頃刻不捨忽思格猛獸苑囿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駪駪【洙】曰三禮圖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所謂注旄於竿首也詩駪駪征夫註衆多之皃詔王来射鴈拜命已挺身【夢弼】曰謂從天子獵苑中命璡来射鴈也箭出飛鞚内上又回翠麟【批】上又必誤【夢弼】曰翠麟馬名鹿也【澤堂】曰公又大獻捷同此法飜然紫塞翮【夢弼】曰謂鴈也【脩可】曰崔豹古今註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故云紫塞下拂明月輪【趙】曰言鴈下而拂弓也皆言王射獵之精絶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洙】曰長揚賦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天笑天子之笑也【夢得】曰按仙傳拾遺木公與

玉女投壺有不入者天為之噏噓註開口而笑王每中一物手自與金銀袖

中諫獵書扣馬久上陳【沫】曰暗以司馬相如比之竟無銜橛虞【沫】曰

司馬相如諫獵疏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註橛鉦月坊謂車之鉤心也銜橛之變言馬

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聖聰矧多仁聰一作慈官免供給費水

有在藻鱗【沫】曰以其諫獵而罷故官免供給之費而物亦得所【澤堂】曰擧魚而繫歎匪帷

帝老大皆是王忠勤【趙】曰皆王諫之之效也晩年務置醴門引

甲白賓【夢窩】曰此謂璡好延賓客門下多賢士也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白生申公穆生不嗜酒

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師古】曰按璡歷太僕卿賀知章褚庭誨梁陟等善為詩酒之交道大

容無能永懷侍芳茵【夢窩】曰公謙辭也謂已無才能得侍王芳茵而為王之所容也

說文茵重席也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沫】曰義形於色【澤堂】曰王好學而尚

節義見古人貞烈必義形於色也 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川廣不
可泝 夢弼曰泝逆流而上也趙曰言自別之後流落於蜀與王隔絶欲泝流而上見王則川廣不可
泝也做詩漢之廣矣不可泳思 墓久狐兔鄰 洙曰張孟陽七哀詩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
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 宛彼漢中郡 郡一作王蔡曰璡弟瑀早有才望偉儀冠世天寶十
五載從玄宗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 文雅見天倫 鶴曰公廣德元年與漢中王瑀會于
梓州故章梓州水亭詩有近屬淮南至 何以慰我悲 慰一作開 泛舟俱遠津
夢弼曰謂瑀為人文雅幸與甫同泛舟於荆楚也澤五曰見漢中庶慰吾悲又俱在遠津不得相見 温
温昔風味少壯已書紳 夢弼曰謂温温風味甫少年已嘗欽佩矣語子張書諸紳
舊遊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五 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 洙曰按本傳李邕揚州江都人父善註文選行

吉温事當考

霽

於世邕少知名既冠見特進李嶠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邪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試問奧篇隱帙了辨如響驚歎因薦之拜左拾遺坐與張柬之善貶雷州未幾召還遷户部員外郎尋又貶崖州玄宗即位召為户部郎中為姚崇所嫉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州刺史玄宗東封回邕謁見於汴獻詞賦稱旨頗自矜衒且云當去相位又素輕張說為所惡發陳州贓事抵罪會赦免貶欽州後於嶺南從中官楊思勗討賊有功轉括滑淄三州刺史上計京師以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又後進不識既入朝阡陌聚觀以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守會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温令勣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宰相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之年七十代宗朝贈秘書監

長嘯宇宙間 [愛翫] 日尸子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高才日陵替 [批] 仟

言萬恨曠有餘情夢衍曰替廢也如山陵之漸替謂才高者不容於世也古人不可見前

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洒

落富清製夢衍曰謂名譽與筆力相副也風流散金石夢衍曰言碑頌銘誌之文

散刻于金石也追琢山嶽銳沫曰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中朝衣冠天下寺觀碑多出其手

趙曰金石以言碑追琢山岳則若磨崖碑之謂夢衍曰追都回切治玉也言其為文得山岳英銳之氣也

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沫曰董仲舒言天人相與之際干謁走其

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夢衍曰四裔謂四方

之遠也邕文傳耀遠方邕雖黜貶在外遠方之人多造其門而求之餽以金帛然為文得春秋凡例之體

為多矣杜預序左氏傳發凡以言例澤堂曰起創造也蕭蕭白楊路夢衍曰崔豹古今註

白楊葉圓廣志白楊一名高飛木葉大於柳古詩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洞徹寶珠惠

趙曰墳墓之路幽昏而得邕之文如寶珠之洞徹以照之所以為惠 龍宮塔廟湧 湧一作踴
浩劫浮雲衛 雲一作空 趙曰浩劫無窮之劫也龍宮之塔廟亘歷浩劫而浮雲衛護之也 丁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 夢弼曰此言無窮不朽之功也或以塔之級為劫謬矣按集有王臺觀詩曰浩劫因王造又岳麓二寺行曰塔劫宮墻壯麗敵也 澤堂曰級謂之劫必有所自
宗儒俎豆事 故吏去思計 趙曰俎豆事言作修學校記文宣王廟記之屬也去思計言使者太守縣令替罷而作頌政碑之屬
眄睞已皆虛 夢弼曰眄彌殄切睞力代切謂凡來請謁求其為文者邕皆虛己以致敬也
跋涉曾不泥 夢弼曰謂不憚其跋涉之勞也 澤堂曰泥滯也
向來映當時 豈特勸後世 洙曰自蕭蕭白楊路至此皆言邕為人銘墓及記寺觀學校與守令作頌政碑之屬能照輝古今也
豐屋珊瑚鉤 趙曰豐屋大屋也珊瑚鉤乃屋中之簾鉤也
麒麟織成罽 趙曰罽居例切氈也謂氈上織成麒麟也
紫騮隨

劍几趙曰既賂邕以紫騮之馬又繼以寶劍憑几也義取無虛歲夢弼曰此言富貴之
家皆餽邕求其為文邕受之皆合於義也按新唐書自古作文獲財未有如邕之盛人奉金帛請其文前
後所受鉅萬計分宅脘驂間感激懷未濟趙曰以邕雖以文受人之財而氣義
好與思古人分宅或脘驂之事其所感激常以未濟為懷也洙曰吳志周瑜推道南大宅以舍孫策史記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邕之急於養士如此衆歸賙給美擺
落多藏穢藏一作贓趙曰在衆人則歸其能賙給在邕之身則雖多藏而能罷落其穢也獨
步四十年風聽九皐唳洙曰邕知名長安中死天寶初四十年間可謂獨步矣累
獻詞賦甚稱玄宗旨後因上許中使臨索其新文以文章徹天听故有九皐唳云嗚呼江夏
姿夢弼曰以邕比黃香也後漢黃香江夏人博學能文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希曰雖用漢人
語亦以邕父善本江夏人故云竟掩宣尼袂夢弼曰言邕之道窮也昔孔子獲麟反袂拭面

稱吾道窮昔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夢弼】曰武后臨朝張昌宗與易之擅權
否臧太常議【洙】曰邕有批韋巨源謚議文士推重之面折二張勢【洙】曰初邕
為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法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
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始允宋璟既出或謂邕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
為造次如是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襃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夢弼】曰邕
面折二張排蕩上心上為之霽怒襃俗凜然而生風也爾雅秋為旻天忠貞負冤恨冤一
作怨【趙】曰以邕忠貞為人所陷宮闕深旒綴【趙】曰此言天子深居九重不加省察也放
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夢弼】曰此言放逐南州無由伸愬也日斜鵬鳥
入魂斷蒼梧帝【趙】曰言其悲愁如賈誼鵬鳥賦庚子日斜鵬集余舍帝舜狩至蒼梧而死
今之梧州也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趙】曰榮枯之不常故奔走不暇所以

無安息我駕之地詩星言夙駕**幾分漢廷竹**夢弼曰幾讀上聲洙曰漢制以竹使符分給郡守邕累為刺史故曰幾分也**夙擁文侯篲**夢弼曰篲祥歲切洙曰魏文侯擁篲以迎朋友

此言邕在郡能好賓客也**終悲洛陽獄**夢弼曰後漢蔡邕傳靈帝嘗詔邕下洛陽獄劾以仇怨遂死獄中今邕杖死北海郡故以蔡邕洛陽為比**事近小臣斃**夢弼曰小臣指言温事見題下左氏傳國語與小臣斃澤堂曰譏訴之狀

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嚌趙易力未喻夢弼曰嚌嗜也澤堂曰一釋自己力易適人豈為人深嚌一釋此人易為力豈不能制之而為此深嚌之計耶謂之張易之力者亦不至太無理

伊昔臨淄亭酒酣託末契洙曰甫有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是也希曰唐志齊州濟南郡本齊郡天寶元年更名臨淄然青州亦有臨淄縣此當是言齊州歷下亭也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砌夢弼曰朝陰謂日影也

論文到崔蘇洙曰崔信明蘇源明二人皆以文章擅世澤堂曰此以下至曠懷掃氣翳

皆與邕論當代之文者指盡流水逝感舊也【夢弼】曰近伏盈州雄【洙】曰揚烱

為盈川令張說曰盈川文思如懸河注酌既優於盧照隣亦不減王勃未甘特進麗【洙】曰張說曰李嶠文如良金美王李嶠為特進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趙】曰邕素輕說說相惡公詩言張說以相國勢力所能勝邕特一身危脆易於一扼耳爭名古豈然【洙】曰魏文帝典論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鍵捷欻不閉【夢弼】曰鍵巨典切鑰牡也捷疾業切急也或作揵其獻切門限也文苑英華鍵捷作關鍵【趙】曰邕於關鍵則捷急而欻然不閉所以召禍【洙】曰老子善閉者不用關鍵【澤堂】曰深伏盈川之雄偉未許特進之綺麗又與之論張相國之文相與扼持一不勝也蓋邕與說同時爭名故聽人言不入如關鍵之不合也例及吾家詩【趙】曰公以詩自負邕與甫比肩以詩為常例也【夢弼】曰例或作倒謂見詩絕倒也【澤堂】曰毋論甫祖父之詩則無復拘碍坦懷許之也曠懷掃氛翳【趙】曰氛翳言讒謗之人【夢弼】曰謂剔去蒙昧也慷慨嗣

真作 公自註 甫和李太守詩 有咨嗟玉山桂 夢弼曰翁邕作詩之羨也晋郤詵對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鍾律儼高懸 夢弼曰翁邕詩之有法度也 鯨鯢噴迢遰 夢弼曰翁邕詩之雄健也 坡陁青州血 夢弼曰坡陁高聚貌或曰不平也謂枎死於青州也 蕪沒汝陽瘞 夢弼曰瘞於罽切埋也 鶴曰青州即北海郡及陽地亦屬青州邕客葬於此 哀贈竟蕭條 澤堂曰蕭條言不甚崇貴也 恩波延揭厲 夢弼曰謂代宗時國恩例得贈秘書監不問淺深也左僖公二十三年傳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爾雅釋水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為厲 子孫存如綫舊客舟凝滯 夢弼曰傷邕子孫微而欲絕也 趙曰舊客則公自傷其流落於外未能乘扁舟以往也 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 公自註 桓彥範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已洎狄相也 洙曰六公詩載邕本傳 憂來豁蒙蔽 趙曰嘆時之多艱當後如邕者

銑

慷慨有所陳說故詠其所作六公詩以解憂也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子美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得石本其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

六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洙曰按本傳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少孤寓居徐兗工文辭有名天寶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東平太守召為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後以秘書少監卒

武功少也孤 趙曰源明武功人故直以此名之 徒步客徐兗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巘 鶴曰東岳萊蕪俱屬兗州 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泫 洙曰子路為親百里負米源明養不及親負米自為而已故每食必泫 夜字照爇薪 夢弼曰按文士傳侯瑾字子瑜家貧傭賃暮輒燒柴薪以讀書 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顧 顧一作顯

洙曰以已勤苦之志報汝毋勉勞也學蔚醇儒姿夢弼曰昔董仲舒為漢醇儒以比源明也
文包舊史善師曰源明嘗私著國史後史館多采其語灑落辭幽人落一作淚
歸來潛京輦夢弼曰幽人乃幽隱之人源明常隱于嵩山天寶中辭幽人歸京闕射策
君東堂一作射君東堂策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一作制題墨未
乾夢弼曰蔡邕獨斷漢制天子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澤堂曰今以判下文
字謂之教可亦此類也乙科已大闡一作休聲已大闡洙曰源明天寶中及進士第吏試
集賢院漢書顏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
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澤堂曰闡開也揭示也文章日自負掾吏
亦累踐掾吏一作吏緣夢弼曰吏緣言以經術緣餙吏事源明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出為
東平太守又為國子司業晨趨閶闔內足踏宿昔跡鄭曰跡古與切趙曰宿昔

跰言其由貧賤中也足胝曰跰莊子百舍重趼是已【澤堂】曰自掾吏趨走供仕足已胝跰皆淹滯勞碌之狀

一麾出守還【趙】曰出守謂出為東平太守【夢弼】曰文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黃屋朔風卷【夢弼】曰卷與捲同黃屋天子之車蓋也謂明皇乘輿以祿山反而出狩也

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遺【趙】曰周穆王乘八駿以出遊源明不得扈從留虜庭每悲恨以遺懷耳【澤堂】曰虜庭為遺悲處

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石一作不【洙】曰安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偽官【趙】曰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夢弼】曰肅宗復兩京辨其逆順諸偽署官者皆伏誅故下句比之范曄李斯也

范曄顧其兒【趙】曰范曄坐謀反誅臨刑醉其子罵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曄問曰汝瞋我耶罵曰今日何緣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

李斯憶黃犬【洙】曰李斯傳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

狡兔豈可得乎

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墠 【洙】曰源明後以秘書少監卒茂松意以不變節於艱危如松栢不為風霜所奪也

前後百卷文枕籍皆禁臠 【趙】曰禁臠言其文之美也出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一豚以為珍膳項上一臠尤美輒以薦帝呼為禁臠

篆刻揚雄流 篆刻一作制作

溟漲本末淺 末一作來 【趙】曰揚雄以賦為童子雕虫篆刻然竟為長楊羽獵賦見稱於時溟漲謂其文波瀾浩瀚雖溟海之漲其本末比之猶為淺

青熒芙蓉劒犀兒豈獨剸 【夢弼】曰剸之兗切截也謂其能斷決也【洙】曰吳越王允常取純鈎劒示薛燭曰光乎如屈陽之和水沉沉如芙蓉始生於湖王子淵頌功冶鑄干將之樸水斷蛟龍陸剸犀兒

又為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 【洙】曰漢武帝常大興祠齋房生芝而作頌

事絕萬手搴 【鄭】曰搴九輦切取也【洙】曰肅宗時宰相王璵以祈禬進勸上興祠禱事禁中稍崇淫祀源明數進時政得失

垂之俟來者正始貞勸勉

貞一作徵趙曰源明所言可以爲後世法乃正始之道也澤堂曰言其立言玄妙非衆人所及也註說不近

不要懸黃金要一作惡胡爲投乳贙乳一作亂修可曰按爾雅贙有力註云出西海大秦國似狗多力獷惡音畎又音鉉趙曰所以羨之且危之也乳贙謂乳虎也蓋言安媚則黃金可要而切直犯上之禍不啻投餧贙也澤堂曰意與叉爲後輩褻相串言源明本不要貴顯而憎嫉者何忍投之死地耶意當時有妬才而欲害之者矣

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行

滎陽復冥寞夢弼曰滎陽指鄭虔也澤堂曰言鄭則必舉蘇言蘇則必舉鄭豈文學出處相符耶

罪罟以橫罥夢弼曰橫戶孟切罥音畎謂處亦遺貶也

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則一作即澤堂曰始泰者肅宗初恢復源明亦升擢也終蹇者長安大飢源明以飢疫死所謂移官蓬閣後穀貴殘潛夫是也

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趙曰言源明未死間猶及肅宗反正之後時已向泰矣而源明死後時復屯蹇所以有米萬錢而至凋喪也鶴曰舊

鄭滎陽

史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今云長安米萬錢蓋以一斛言之史不言蘇與鄭死之年以此詩及長安米價論之當時其年蘇鄭相繼而死故云滎陽復冥寞後詩又云凶問一年俱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泝尚纏漳水疾 [注]曰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

永負萬里餞 [補]曰甫自傷抱疾雲安不得泝沔以歸而吊酹源明也崔豹古今注薤露蒿里並哀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後村詩話云杜八哀詩崔德符謂表裏雅頌中古作者莫及韓子蒼謂其筆力變化當與太史公諸贊方駕惟樂石林謂長篇最難晉魏以前無過十韵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傾倒為工此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稱不敢議其病蓋傷於多如李邕蘇源明篇中多累句刮去其半方盡善余謂崔韓比此詩於太史公紀傳固不易之論至於石林之評累句之病為長篇者不可不知

七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户滎陽鄭公虔 [注]曰鄭虔鄭州滎陽

養

人天寶初為協律郎著書八十餘篇有竊其稾
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倉皇焚之坐謫十年
還京師玄宗愛其才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
善圖山水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書
其尾曰鄭虔三絕還著作郎安祿山反遣張通
儒劫百官置東都僞授虔水部郎中因稱風緩
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免死
貶台州司户參軍虔至台州數年卒

鶢鶋至魯門不識鐘鼓饗【陳】曰莊子至樂篇昔者海鳥至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于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養也非以鳥養養鳥也海鳥鶢鶋也孔子謂臧文仲不智者三而祀鶢鶋一也註鶢鶋止於魯東門文仲使國人祀之

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陳】曰孔翠翡翠孔雀也其志在丹霄然終不免樊籠之愁者以其質之異於衆禽也【趙】曰言鄭公如鶢鶋如孔翠非鐘鼓所能樂之雕籠所能拘之也

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公自註】徃者公在爽蘇許公遡位尊望重

素未相識早愛才名躬自哀問結忘年之契遠近嘉之故云 地崇士大夫況乃氣
精爽 洙曰文藝傳鄭虔天寶初爲協律郎 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 夢弼曰謂虔之學過乎子游子夏也洙曰昔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虔私賛國史是出其上也 神
農或闕漏 或一作極 黄石愧師長 趙曰鄭虔自著書外又選胡本草七卷故公所言補闕乃神農本草之所不載也張良遇黄石公爲師今公言愧者不敢爲虔之師長也 藥纂西
極名 極一作域夢弼曰謂其善辨藥也 兵流指諸掌 夢弼曰謂其善論兵也論語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癢 伯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産兵戎衆寡無不詳又著薈蕞等諸書又撰胡本草七卷洙曰高元之茶甘録曰子美哀鄭虔詩薈蕞向技癢薈烏外切草多皃蕞在最切又祖外切小也虔自謂著書雖多而皆碎小之事也後人傳寫誤爲會粹謂會集其純粹失之遠矣癢以兩切痒也謂人有技藝不能自忍如人之癢也子羙謂虔私著

國史是技癢不能自忍甬唐史氏謂虔集當世圭臬
事著書八十篇目其書爲會粹亦承襲之誤矣
星經奥批虔善地理其效如何夢弼曰臬魚列切謂其善地理天文也圭者土圭所以測日影也
臬者表臬所以度廣狹也蟲篆冊青廣趙曰虫篆言能書冊青言能畫子雲窺未
遍夢弼曰謂虔之學過乎揚雄之博極無所不通也洙曰揚雄傳雄字子雲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
方朔諧太枉批以比東方之諧則稍屈甚洙曰東方朔賛朔詼達多端應諧似優趙曰言虔
能知荒遠之所在也東方朔每言其所指皆神仙之虔故云諧枉猶太迂也澤堂曰言虔之所學九流之
學乃揚雄之所未窺比之方朔其恢諧似枉枉不直也虔則有東方之博而無是也神翰顧不
一體變鍾兼兩批變鍾外又自成一體故兩修可曰書苑虔善草隸呂揔云虔書如風送
雲収霞催月上鍾兼兩鍾繇鍾會也父子善隸書皆盡其妙文傳天下口大字猶
在牓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寡鶴誤

一響寡一作宣〔夢弼〕曰滄洲謂處所畫之圖也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

嗜酒益疏放彈琴視天壤〔洙〕曰嵇康曰目送歸鴻手彈五絃形骸實

土木親近唯几杖未曾寄官曹寄一作記〔夢弼〕曰言不寓意於官職也

突兀倚書幌〔洙〕曰虔初坐謫還京師上愛其林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館以虔為博士虔聞命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訴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晚就芸香閣〔洙〕曰還著作郎魚豢典略云芸香辟紙魚蠹故藏書臺稱芸臺胡塵

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盪〔夢弼〕曰坱莽廣皃〔趙〕曰虔值祿山之反偽授水部郎中因稱風緩求市令潛以寄章達靈武故詩言無一點所染不煩滌蕩也〔[illegible]〕曰此言虔不免點染而未蒙盪滌大恩也其家錢亦不苟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槳〔夢弼〕

曰祿山之亂平虔免死貶台州司户參軍履穿四明雪饑拾楢溪橡〔夢弼〕曰摘

以周切柔木也言虔之官艱苦冒雪而行拾橡而食也四明斯江山名上有方石四明自然開窓因以得名

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沫〕曰莊子漁父篇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奏曲〔澤堂〕曰函丈之丈耶

天長眺東南〔夢鷗〕曰台州東南瀕海之郡也

秋色餘魍魎〔沫〕曰天台賦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澤堂〕曰秋色猶留魍魎荒寒之鄉

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夢鷗〕曰曩曩昔也

春深秦山秀秦一作泰

葉墜清渭朗劇談王侯門野稅林下鞅〔夢鷗〕曰鞅於兩切馬頸柔革也〔沫〕曰鮑明遠詩無由稅歸鞅

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

詞場竟疎闊平昔濫推獎〔夢鷗〕曰此五聯謂甫追憶昔時與虔交遊於詞翰之場而今竟疎遠間闊故傷之又憶虔之平昔濫有推奬於我也〔澤堂〕曰謙言己詞業自疎濫被鄭之推奬云

百年見存沒〔夢鷗〕曰謂百年交情見於存沒之際

牢落吾安放〔夢鷗〕曰謂

憂之辛也檀弓篇孔子將死子貢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放蕭條阮咸在

出處同世網【補】曰阮籍與其姪咸共為竹林之遊今以阮咸比鄭審故云他日訪

江樓舍悽述飄蕩【公自註】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

八故右僕射相國公張九齡【洙】曰張九齡韶州曲江人擢進士拜校書
郎玄宗即位遷左補闕為中書舍人出為冀州
刺史復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
郎知制誥復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未幾奪哀
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以
文雅為上所知右相李林甫忌之遂為林甫所
危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九齡嘗薦周子諒為
監察御史坐舉非其人左遷荊州長史久之封
始興縣伯請還展墓遇病卒贈荊州大都督諡
曰文獻初安祿山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
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
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
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

張曲江

梗

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

相國生南紀（師曰自江漢以南皆謂之南紀唐天文志云東循嶺徼達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張相國曲江人曲江隸韶州）金璞無留礦（洙曰金玉未成器曰礦言九齡成器早故不留礦）仙鶴下人間（夢弼曰九齡家傳九齡初生母夢九鶴從天而下）獨立霜毛整（洙曰言九齡之出也如仙鶴然絜白修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趙曰矯然有江海之思而復思奮飛與雲路齊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潁（洙曰堯土階三尺想土階有致君堯舜之心也有致君之心故未遑於箕潁箕山潁水巢父許由所隱之地）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洙曰白玉堂金華省言直登清華之地趙曰此言張曲江為校書郎為左拾遺為左補闕為中書舍人為集賢院學士是也）碣石歲崢

嶸天地日蛙黽洙曰碣石山在安祿山所據之方崢嶸高大皃祿山有叛志嘗自高大視天地間如蛙黽然全無忌憚相國料其有叛意屢請于帝師曰此言祿山強恣天下之人籍籍有言如唑黽而明皇獨不知也鶴曰楚辭謠諫云蛙黽遊乎華池註喻讒諛秉口得志也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批九岭大節惟論祿山此既不甚白末亦不及吊祭殆失畫意洙曰大庭古至治之國也言九岭雖退食之間未嘗忘致治也榛梗言不以嬾猜為心也澤堂曰張公風度文學一世所推仰識祿山事自是朝廷奚判中一節當時必不以此藉甚故他人詩文亦少及之只史記傳之耳記述之難盖如此不獨杜公哭之骨驚畏曩哲夢弼曰謂畏其不逮乎前賢傷其名之無聞也鬒變負人境洙曰鬒黑髮也變而為白以負人事而已謝玄暉詩誰能鬒不變趙曰上句言畏其不逮前人下句憂其髮白將老皆傷功名之不立也雖蒙換蟬冠夢弼曰鬒服忘貂蟬侍中冠趙曰貂蟬侍中冠而按九岭傳不載為侍中右地恧多幸夢弼曰恧女六切慙也[illegible]

曰謂九齡以左丞相罷在右地為多慚幸者有李林甫之嫉牛仙客之憾則得此為幸矣或謂右地指李林甫為右相而必有愧色林甫以罷幸一用視九齡為相心相負愧故引牛仙客共傾陷之九齡由是罷相也【箋】曰以右丞相罷故謂之右地也以免禍為幸以自便為愿也

敢忘二疏歸

【夢弼】曰以疏廣疏受比九齡之賦歸也【洙】曰疏廣為漢太子太傅謂兄子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遂上疏乞骸骨上許之公卿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

痛迫蘇耽井

【夢弼】曰按本傳九齡數乞歸養詔不許迁中書侍郎以母喪毀哀未幾奪哀入為相故云痛迫蘇耽井【趙】曰蘇耽井在郴州神仙傳蘇仙翁名耽忽辭母去母曰使我如何存活仙翁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水簷邊橘樹可以代養時病者食葉飲水而愈

紫綬映暮年

【夢弼】曰紫綬太守繫印之綬曰漢公卿表丞相金章紫綬【希】

荊州謝所領

【洙】曰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御史以妄陳休咎杖殺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

庾公興不淺

【洙】曰庾亮鎮武昌乘月登南樓謂佐吏曰諸君少住

老夫於此興不淺黃霸鎮每靜【注】曰循吏傳黃霸獨用寬和為治擢為揚州刺史潁川太

守治為天下第一賓客引調同諷詠在務屛詩罷地有餘一作

詩地能有餘篇終語清省【夢弼】曰省審井切察也【[illegible]】曰善形容一陽發陰

管【趙】曰謂如黃鍾之律也言詩之和可聽於耳淑氣含公叠鼎【趙】曰謂如大羹之和也言

其詩之美可味於口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注】曰九齡善屬文散帙

起翠螭【夢弼】曰九齡有集二十卷荊人刻之碑翠螭即碑頭刻螭文也廣雅龍有角曰螭倚

薄巫廬並【夢弼】曰巫廬二山名謂才氣能與此二山之氣相倚迫也謝靈運過始寧野詩拙疾

相倚薄韓康伯註薄謂相附也【趙】曰言開散曲江文帙神物歘起其高至並巫廬山也綺麗玄

暉擁【夢弼】曰謂其文之綺麗如謝脁也【注】曰謝脁字玄暉少有美名為文綺麗牋誄任昉

騁【夢弼】曰謂其長於牋誄如任昉也昉字彥昇梁人也自成一家則【夢弼】曰謂其文自[illegible]

一家之法也裴駰序史記勒成一家總其大較未缺隻字警夢弼曰謂其文得春秋隻字之嚴讀之者可以警動於人也杜預序左氏傳春秋以一字為褒貶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雀影夢弼曰韶州即滄海之南朱鳥南方之宿謂九岭之名與朱鳥之宿影齊高也趙曰當時謂九岭為滄海明珠誠有名稱矣歸老守故林趙曰謂請還展墓也戀闕悄迍頸悄一作嘗波濤良史筆澤堂曰如金鑑錄便是蕪絶大庾嶺夢弼曰大庾嶺在南雄州始興縣本屬贛州洙曰恨賦終蕪絶於異域九岭自荊州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謚曰文憲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岭先覺安祿山面有叐相乃下詔褒贈趙曰意謂九岭之文如波濤之縣可充良史之筆惜乎蕪沒隔絶於大庾嶺之外也鶴曰蕪善本作無字為是張公之文何嘗蕪絶公意謂良史之筆當紀其初終無絶於庾嶺也如先知祿山叐相不與林甫同惡皆史筆所當書殆公之所望於史筆者前篇李光弼詩云直筆史臣在將来洗相篋亦此意也澤堂曰此註似近之矣但良史一向乃

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翰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可以見故感時傷懷而作也

叙張公終身之語若無此句則似為生人而作以文勢推之則張公歸老遷卒良史之文從此無絶亦非謂泯滅不傳但不復制作則便是無絶也下句云向以禮數之隔不得請公之制作今欲再讀徐碑思理煙艇此又非謂往弔張曲江也杜少時南遊嘗讀此碑故再欲見之也

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趙]曰九齡之死帝眷已衰難以制作上請於朝也

再讀徐孺碑猶思理煙艇[洙]曰謝安石理五湖煙艇[夢弼]曰按曲江文集九齡嘗為徐孺子作墓碣其銘曰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當時傳誦今公再讀其碑而欲整棹以弔之其寄意深矣

移居夔州郭[鶴]曰公以大曆元年春晚移居夔州城作山谷曰好作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子美到夔州後詩退之自潮州還朝後文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晦庵語録人多説杜子美夔州詩好此不可曉夔州却説得鄭重煩絮不如此前有一節詩好魯直一時固有所見今人只見魯直説好便都説好矮人看場

先　庚

耳

伏枕雲安縣夢弼曰十道志雲安縣本漢朐䏰縣屬夔州遷居白帝城春

知催柳別趙曰言春知人之離居故催柳之生以供行人之為別也相別多用柳者蓋古有折揚柳曲多言離別也澤堂曰春催柳色與人作別江與放船清與一作已澤堂曰與為也江為放船更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澤堂曰於山光見鳥之欣戚之情

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洙曰沿峽皆因開鑿而成故少平土惟夔州稍平甬澤堂曰禹饒留斷石故欲就平土也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

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烟夢弼曰石堂夔州佳處空望其烟此題中所謂不得

上岸也〔澤堂〕曰烟或作偏恐是柔櫓輕鷗外〔澤堂〕曰柔櫓輕鷗也含悽覺汝賢〔趙〕曰舡櫓在輕鷗之外忽忽遂行不得如鷗之游羨所以含情而覺鷗之勝我也

漫城一首〔鶴〕曰大曆元年自雲安發船下夔州時作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靜一作起〔趙〕曰聯拳者相並相續之貌〔夢衛〕曰聯拳曲貌謝莊詠月詩水鷺足聯拳船尾跳魚撥剌鳴撥一作跋〔沫〕曰撥音鉢剌音辣撥剌躍而有聲也

上白帝城〔鶴〕曰大曆元年初至夔時作

城峻隨天壁〔趙〕曰天壁者天然自立之石壁也〔夢衛〕曰天壁指西方之壁星謂城之高與天壁相隨也〔澤堂〕曰天壁猶言天塹非指壁星也東得平崗出天壁亦為白帝城作樓高更女牆〔夢衛〕曰城上垣謂之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城如女子之於丈夫也江流思夏后〔沫〕曰

左傳劉子見河洛思禹功郭
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風至憶襄王〔朱〕曰宋王
風賦楚襄
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老去聞悲角人扶
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報夕陽〔澤堂〕曰老聞悲角與扶病立時公孫初恃險
又報夕陽皆蕭索悲凉之意
躍馬意何長〔朱〕曰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
劉壿下輦而自王〔澤堂〕曰結以躍馬亦
自愧摧
頹之意

謁先主廟〔鶴〕曰先主廟雖在成都而夔亦有之
蓋先主嘗為呉將所破步歸魚腹又
卒於夔州永安宮所以亦
有廟此當是大曆元年作
慘淡風雲會乘時各有人〔朱〕曰中興二十八將論曰
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批〕来得渾渾有無限可感
開基季世君臣心事不分
遠近不立賓主老人口老人耳髣髴盡之〔朱〕曰易屯
君子以經綸〔趙〕曰言劉葛之志屈而不得伸所以偃

仆經綸之業也澤堂曰智力相幷故曷足之形成
復漢留長策
澤堂曰留長策即不得自施留付後人之意
中原仗老臣
朱曰復漢謂欲興劉氏也老臣孔明也趙曰先主欲興劉氏而稱漢其所留之長策與後主也所留長策者欲取中原仗諸葛老臣耳
雜耕心未已
朱曰亮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每患糧不繼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歐血事酸辛
朱曰歐於口切亮與宣王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魏書亮糧盡勢窮憂恚歐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
霸氣西南歇
趙曰譙周等初勸進曰霸氣願大王應天順民今葛亮已死中原莫圖則霸氣所以歇也澤堂曰漢高起於西南後主亡於西南殆運數之終乎
雄圖歷數屯
批寂寞語壯浪
錦江元過楚
劒閣復通秦
批分之末幾復合于彼傷感無如此兩語舊解誤甚朱曰言拓地至秦楚趙曰錦江劒閣蜀國之土地過楚通秦則言本可以混一而不能焉所以傷之也
舊俗存祠廟

空山泣鬼神泣一作立洙曰襄陽記曰亮死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

虛簷交鳥道交一作扶趙曰此是夔州先主廟在山中故云交鳥道鳥道山中之險道也舊所引乃成都先主廟事地理錯亂也鶴曰夔州先主廟在臥龍寺故曰空山公詠懷古跡亦有翠華想像空山裏之句若是成都廟誠不應言虛簷交鳥道矣

枯木半龍鱗批寂寞語奇麗

竹送清溪月批風動竹開如送月

苔移玉座春批玉座移於苔上春惟苔耳洙曰玉座玉牀也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猶寂寞

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批屬目自然可以破本出處之陋夢弼曰謂夔州之人祀事之禮也洙曰舊俗以四時祀十二月亦祈禱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澤堂曰日日換日新便別古今

絶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

如何對搖落夢弼曰從此以下甫言其身之流落因先主廟即諸葛之功以自比而感歎也洙曰宋玉曰草木搖落而變衰

況乃久風塵批十字開合古今夢弼曰風塵喻寇

亂也**孰與關張並**孰一作勢朱曰徵士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為不濟趙曰此蓋言諸葛與關羽張飛之才器孰與并乎言不可并矣澤堂曰若勢則易解矣但韵不響**功臨耿鄧親**朱曰後漢論云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修可曰公評品以為鄧禹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可親近矣澤堂曰言非諸葛則誰與關張並乎其功固與耿鄧近故也**應天才不小**應一作繼批使其果應天運玄德之才亦豈少哉朱曰蜀志譙周等上言臣聞聖主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願大王應天順民澤堂曰言劉葛之出實應天運非小材也批誠曲解**得士契無鄰**批謂武侯相得無比即此更不可及**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批其自負如此朱曰運籌帷幄之中詩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澤堂曰帷幄子房釣緡太公故是武侯輩行**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批首尾曲節句句典案有味真大手蜀先主庙詩評

皆合[illegible]

武侯廟

【差輔】曰成都記云諸葛公廟在先主廟故宅城西復立塑像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前有雙大栢古峭可愛内有裴令公所著碑柳僕射書相國段公古栢文【鶴】曰詩云空山草木長當是指夔州廟後有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令詩又云遺廟丹青落與上卿翁詩合舊註恐非當大曆元年作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卧南陽

【批】語絶上句想望其風采猶在也下句則傷其已死【澤堂】曰無恨出處之感不止傷其已死

八陣圖

【差輔】曰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桓温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旻】曰陣勢八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蛇蟠【鶴】曰此詩當是大曆元年公初至夔州作【夢弼】曰劉禹錫嘉話録夔州西市俯臨江沙下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

廣　文

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頇湧滉瀁大木枯槎隨波而下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行列依然如是僅六百年迨今不動

功蓋三分國［洙］曰三分謂魏吳蜀也名成八陣圖［夢弼］曰諸葛亮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廣漢張栻謂此古井田法也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蘇］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吾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不當相圖晉所以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以此為根耳此說甚長然子美死近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意此真書生習氣也

贈崔三評事公輔［鶴］曰評事乃公之舅他詩云十三舅當有脫字

飄飄西極馬来自渥洼池［趙］曰言崔公有天馬之妙而所從来之遠也［洙］曰漢禮樂志天馬来從西極又馬生渥洼水中颯颯定山桂定一作寒［彥輔］曰颯音習唐韻云颯

颿大風也【師】曰定山當作鄧山鄧林有桂西極馬鄧山桂比崔公之才

低徊風雨枝【趙】曰選詩桂枝生自直不宜低徊今桂所以低徊者風雨之故也以譬崔評事之義材而困於邊徼之小官

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為【批】自是好語○【趙】曰如龍之直而怪其屈在僚屬

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知【趙】曰元戎節度使也以元戎之命而有行役不能無悲歌而惟有識者能知之【師】曰時王思禮為帥表請崔為幕職故云云

官聯辭冗長【朱】曰文賦固無取乎冗長【鄭】曰長直亮切多也【師】曰冗長不急之務也【趙】曰崔評事於元戎之僚屬可辭冗長矣

行路洗歌危【朱】曰當闢公正之路【夢弼】曰時承命舟行免歌危之苦也【澤堂】曰評事本冗官今有元戎辟命則可辭冗官矣且自今脫免世俗撓攘之歌危

脫劍主人贈【朱】曰脫解也【趙】曰主人指元戎也以劍贈人亦理之常如伍子胥解劍以贈漁父是也

去帆春色隨

陰沉鐵鳳闕【夢弼】曰謂宮苑深邃也薛綜西京賦註圓闕上作鐵鳳令張兩翼舉頭敷尾

敎鍊羽林兒〔洙〕曰宣帝紀羽林孤兒註天有羽林星林諭若林木之盛羽有羽翼鷙擊之意故以名武官焉百官表取從軍死事者之子養羽林官敎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夢弼〕曰謂訓鍊以衛京師也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趙〕曰言天子多難侵早訓兵練卒故冄御非一屢而數移雲臺之仗矣〔夢弼〕曰數色角切屢也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洙〕曰支離言不親〔夢弼〕曰言當時應軍須刻削之求而下民曰支離也〔澤堂〕曰困惱之狀黠吏因封已〔夢弼〕曰黠胡八切謂貪汚之吏乘軍須之求以厚培其私家也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已韋昭註封厚也公才或守雌〔洙〕曰老子知其雄守其雌〔趙〕曰言貪吏乘之以封已羸吏閔之以柔克也公正義崔公之才守雌柔之道不乘勢刻削以私封已則為可尚爾〔澤堂〕曰不得見用甘守賤卑燕王買駿骨〔洙〕曰燕昭王以金帛市駿骨人知好駿馬不遠千里而來〔夢弼〕曰此諭唐帝之得思禮也渭老得熊羆〔洙〕曰見田獵篇非熊註〔夢弼〕曰此喻崔公之遇唐帝也活國名

公在[希]曰南史王廣之子國珍為南譙太守高帝手勑云愛人活國甚副吾美[夢弼]曰名公指思禮
也拜壇群寇起矣[夢弼]曰謂思禮為元戎也昔漢高帝籌壇拜韓信為大將軍冰壺
動瑤碧[夢弼]曰謂清鑑如玉壺冰也鮑照詩清如玉壺冰野水失蛟螭[黃]曰謂寇
賊將就擒也入幕諸彥集[朱]曰別賦金閨之諸彥渴賢高選宜騫騰
坐可致九萬起於斯[趙]曰方當渴賢而崔君宜應高選必能騫騰如鵬飛之九萬里
美[黃]曰言崔奮迅自此始[洙]曰莊子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復進出矛戟昭然開
昂藏[夢弼]曰謂銘功於昂藏也[澤堂]曰復進取可以出戟於門列昂於家為大臣矣會看之
子貴歎及老夫衰豈但江曾決[洙]曰孟子若決江河還思霧一
披[洙]曰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覩青天[趙]曰我豈特平昔與之談論如江河之決當此之時又思一
披霧以相見也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夢弼]曰今崔公將見天子必蒙識擢

（如拂拭鏡照西施其姸姿美質自可知也）舅氏多人物（孫曰崔乃子羡之舅氏其人物爲世所重者多也）無慙困翮垂（趙曰舅氏家多有好人材必應如我上所言騫騰富貴之事今日尚爾行從無慙困苦也 夢弼曰翮翅也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翮回溪終能奮迅澠池）

曉望白帝城鹽山（夢弼曰荊州記魚腹有白鹽崖土人見高大而白因以名之 鶴曰大曆元年春在夔州作）

徐步移班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紅一作江 澤堂曰紅樓之舟艤照耀也）日出清江望（江一作塞 澤堂曰日出而江望清明江望如楚望樓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

陪諸公上白帝城樓宴越公堂之上（公自註 越公楊素也有堂在城上畫像尚存 鶴曰詩云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蓋初見也當是大曆元年春晩作）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趙曰雲頹而下雨落于空皆有垂之義荒階蔓草茅澤堂曰摧落之構雲雨垂下荒蕪之階草茅蔓延也柱穿蜂溜蜜棧缺燕添巢批却是拾取夢弼曰棧乃棧道也坐接春盃氣心傷豔蘂梢英靈如過隙夢弼曰悼楊素英靈已逝如白駒之過隙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也宴衎願投膠夢弼曰衎苦旦切樂也謂日獲陪諸公宴衎當願如以膠投漆而結綢繆之好也詩嘉賓式燕以衎澤堂曰英靈亦易逝可悲且宜宴飲消遣下句亦此意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

白帝城最高樓鶴曰題曰最高樓則非前所賦白帝城樓與白帝樓也當是公大曆元年到夔時作

城尖徑昃旌旆愁昃一作翼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

龍虎驕江清日抱黿鼉遊【趙】曰為張大之語以見樓之最高也扶桑西枝對斷石封一作對【趙】曰淮南子曰日出扵暘谷拂扵扶桑扶桑在東故望見其向西之枝且與斷石相對隔也弱水東影隨長流【批】扶桑在東故曰西弱水在極西故曰東【夢弼】曰謂樓之高故望見蓬萊山下弱水中流之影也【擇堂】曰斷石長流即峽景謂與扶桑弱水相接者言樓之高可遠吞也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夢弼】曰詩鼠思泣血【擇堂】曰迸空二字最奇以其樓高故淚亦迸落扵空中也

上白帝城二首【補注】曰夔州周魚腹國秦置巴郡漢公孫述僭僞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十道志述稱白帝以據西方色尚白也【鶴】曰當是大曆元年公初至夔時作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囬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批】詩之精切者小兒之所謂對句也故當避之英雄餘事業【趙】曰英雄指白帝也公孫述自

夾

號白帝等為此城澤堂曰城是公孫事業之餘也衰邁久風塵朱曰公自言也補註邁老也過也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趙曰大曆元年崔旰之叛戰于梓州敗績賦歛尚輸秦朱曰時國用不足多賦歛也鶴曰秦乃峙粮備吐蕃之所大曆二年吐蕃雖遣使來朝終不忘備也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趙曰不是憚煩此地之形勝而難居所慙者以畏懼而損我之神耳師曰子美處叛亂未已祇畏奔走而耗損精神也澤堂曰公詩云形勝終難立盖形便之地多兵禍之處也

白帝空祠廟朱曰公孫述廟孤雲自往来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朱曰述始為王莽導江卒正更始時起兵討宗城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為帝號成立十二年為光武所誅後人將酒肉朱曰凡舟人往来皆祠之澤堂曰不獨舟人祠之以一時英雄而受民俗酒肉亦辱矣虛殿日

陌

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譯善】日林花非一種或落或開多懸

病無力騎馬入青苔【譯善】日嗔余踏破青苔色本此耶

古栢行【趙】日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各所今詩專指曰孔明廟蓋在夔州詩中云憶作踏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先主廟成都夔州廟皆揗栢集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栢參天長以此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栢前一作階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霜一作蓍雨一作水黛色參天二千尺【夢弼】日隋均州圖經南陽武當南門有社栢大四十圍梁蕭欣為郡伐之巴郡有栢大可十圍高二千尺【正敏】日沈內翰議子美此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為太細長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若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詩人謂峻極于天者更為妄語善論詩者正不應爾【[illegible]】日四十圍二千尺用栢事以形容今栢之長大也

君臣已與時際會【夢弼】日謂劉備孔明相遇也樹木猶爲人愛惜【洙】日宣九年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劉敬】日思其人猶愛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補注】【趙】日此公詩之妙處蓋栢雖有四十圍之大二千尺之長者而後人如蕭欣輒伐之不能久有惟此栢以君臣際會之休故人愛惜以至于今也惟其如此然後致氣接寒通之遠【澤堂】日劉說極是當換看

雲来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趙】日巫峽在夔之下巫峽之雲来而栢之氣與接雪山在夔之西雪山之月出而栢之寒與通皆言其高大者也范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激昂之語孟子所爲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余遊武侯廟然後知古栢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決不可改此形似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来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在此兩體耳【劉】

東　送

自照曰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與雲来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聯似乎倒置氣脉不屬嘗問復溪先生先生曰然傳寫之訛耳

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沫曰詩閟宮有侐趙曰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蓋杜公近方離成都而来夔故言憶昨也

崔嵬枝幹郊原古夢弼曰謂栢之最老也

窈窕丹青户牖空夢弼曰謂廟之無人也

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此詩之元氣在此

大厦如傾要梁棟夢弼曰傷當時之亂須大木以扶持之也

萬牛回首丘山重夢弼曰謂其材可以負重也

不露文章世已驚夢弼曰謂觀其質已可駭況觀其文乎

未辭剪伐誰能送夢弼曰傷冣時無人為之先容也翠堂曰送於搆夏之地

苦心豈免容螻蟻夢弼曰謂為群小所侵侮也補注趙曰栢與葉其味苦故栢心亦苦所雖苦矣

而不免螻蟻之所穿以況小人之見陵也香葉終經
下句豈非公自況其終接鴛鸞之侶也
宿鸞鳳夢弼曰言賢人君子終以類聚也趙曰後漢書方儲遭母憂種松栢鸞鷰棲其上志士
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一作皆難用夢弼曰歎有其材而不得見
用也

纂註杜詩澤風堂批解卷之十六